

韓詩編年

卷九卷十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九目錄

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迴

寒食直歸遇雨

題百葉桃花

戲題牡丹

芍藥

遊城南十六首

賽神

題于賓客莊

晚春

落花

楸樹二首

風折花枝

贈同遊

贈張十八助教

題韋氏莊

晚雨

出城

把酒

嘲少年

楸樹

遣興

太安池

闕

遊太平公主山莊

晚春

送李尚書赴襄陽八韻

寄崔二十六立之

入日城南登高

感春三首

示兒

庭楸

奉酬盧給事雲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見寄并呈上錢七
兄閣老張十八助教

奉和錢七兄曹長盆池所植

符讀書城南

題張十八所居

大行皇太后挽歌詞三首

梁國惠康公主挽歌二首

示爽

贈張籍

調張籍

晚寄張十八助教周郎博士

聽穎師彈琴

卷九凡四十六首內闕一首起元和十年知制誥迄
十一年遷中書舍人降太子右庶子時作

十二 奉勅中書令入朝太子古烈于朝

奉勅又曰十六宮內閣一書寫家十半

奉勅

奉勅

奉勅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九

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廻

原注盧汀也新唐書百官志庫部郎

中員外郎各一人掌戎器鹵簿儀仗洪云國史補云兩省相呼為閣老尚書丞郎相呼為曹長郎中員外御史遺補相呼為院長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唯御史相呼為端公然退之呼盧庫部為曹長張功曹為院長則上下亦通稱也按以下為元和十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時作

天仗宵嚴建羽旄春雲送色曉雞號金爐香動螭頭暗玉佩
聲來雉尾高戎服上趨承北極儒冠列侍映東曹太平時節
難身遇郎署何須歎二毛

天仗

新唐書儀衛志凡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為五仗一曰供奉仗二曰親仗三曰勳仗四曰翊仗五曰散手

仗每朝內外隊仗立於階下元日大朝會則供奉仗散手仗立於殿上朝罷皇帝步入東序門然後放仗宵嚴

班固西都賦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善曰薛綜西京賦注嚴更督行夜鼓也儀衛志天子將出前發七刻擊

一鼓為一嚴前五刻擊二鼓為再嚴前二刻擊三鼓為三嚴諸衛以次入陳殿庭

熏爐螭頭國史補兩省謹起居郎為螭頭以其立近石螭香案也新唐書百官志起居郎舍人夾香案分立殿

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雍錄殿前螭頭蓋玉階扶欄上壓頂橫石刻為螭頭之狀也以橫石

突兀不雅馴故刻螭以文之按舊注有雉尾古今注雉尾引鴟尾者誤鴟尾在屋上非螭頭也

宗時緝雉羽為扇翳以障翳塵也儀衛志人君舉動必以扇雉尾障扇四小團雉尾扇四方雉尾扇十二

上趨儀衛志皇帝升御坐左右金吾將軍一人奏左右廂內外平安又禮樂志皇帝元正受朝賀在位者皆再

拜上公一人詣西階席脫烏跪東曹儀衛志入宣政門文解劍升當御坐前北面跪賀

自西門而入宰相兩省官對郎署二毛荀悅漢紀馮唐白班於香案前百官班於殿庭

秋興賦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

寒食直歸遇雨唐本箋云元和十年公時以考功郎中知制誥

寒食時看度春遊事已違風光連日直陰雨半朝陟遙切歸不

見紅毬上那論綵索飛惟將新賜火向曙著朝衣

半朝歸

按新唐書儀衛志泥雨則延三刻傳點故至半朝而始歸也

紅毬綵索

荆楚歲時記去

冬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禁火三日打球鞦韆之戲按劉向別錄曰蹴鞠黃帝所造本兵勢也鞠與毬同古今藝術圖云鞦韆北山戎之戲以習輕趨者孫云紅毬以紅帛為之按新唐書百官志中尚署令寒食獻毬綵索即賜新火唐會要清明取榆柳之火以賜近臣順陽氣

題百葉桃花

原注知制誥時作

百葉雙桃晚更紅窺窗映竹見玲瓏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

仙郎宿禁中

仙郎宿禁中

卷九

二

雅雨堂

侍史

應劭漢官儀尚書郎入直臺解中給侍史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侍史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潔

被服執香爐燒熏以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

天上

王云謂內庭公以考功郎中知制誥寓直禁掖故云

郎

白帖諸曹郎稱為仙郎

禁中

蔡邕獨斷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

戲題牡丹

國史補京城貴遊尚牡丹三十餘年矣每春暮車馬若狂一本有直數萬者西陽雜

俎前史中無說牡丹惟謝康樂集中言竹間水際多牡丹成式檢隋朝種植法初不說牡丹則知隋朝花

藥中所無也開元末裴士淹奉使至汾州衆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於長興私第至德中馬僕射領太原

又得紅紫二色者移於城中元和初猶少今與戎葵角多少矣李綽尚書故實世言牡丹花近有蓋以國

朝文士集中無牡丹詩張公嘗言見楊子華有畫牡丹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已久矣按題曰戲

題詩語又若含諷不知所謂同開俱隱約相倚鬪輕盈者果何所指也舊編在桃花芍藥二首之間因仍

之

幸自同開俱隱約何須相倚鬪輕盈
陵晨併作新妝面對客
偏含不語情雙燕無機還拂掠
遊蜂多思正經營
長年是事
皆拋盡今日攔邊暫眼明

隱約

莊忌哀時命居處愁以隱約兮

長年

淮南說山訓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

芍藥

浩態狂香昔未逢
紅燈爍爍綠盤龍
覺來獨對情驚恐
身在

仙宮第幾重

紅燈

王云紅燈喻花盤龍喻葉

盤龍

西京雜記董偃設紫瑠璃帳火齊屏風列靈麻之燭以紫玉為盤如

屈龍皆用雜寶飾之

遊城南十六首

方云此詩非一日作編者類次之按此詩無年月可考今以于賓客張助

教兩詩參考當
在元和十年

賽神史記封禪書冬賽禱祠
索隱曰謂報神福也

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閑人麥苗含穰桑生椹共向

田頭樂社神

紫領巾

杜工部曰紫領寬袍漉酒巾

差科

按差科賦役之總名也

麥苗桑椹

齊民要術

三月冬穀或盡椹麥未熟蠶農尚閒

田頭

東觀漢記王丹每歲農時輒載酒肴便於田頭大樹下飲食勸勉之

見後漢書王丹傳注

社神

記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又郊特牲社所以神地之道也

題于賓客莊

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八年二月宰相于頔貶恩王傳九月以為太子賓客

十年十月以太子賓客于頔為戶部尚書又于頔傳頔字允元貞元十四年為山南東道節度憲宗

即位歸朝入覲冊拜司空平章事貶恩王傳改授太子賓客十三年表求致仕宰臣擬授太子少保

御筆改為賓客其年八月卒按此詩蓋十年春所作九年則孟郊未死不應後詩有孟生題竹之句十一年則頓已為戶部尚書不應稱賓客至頓沒已後則孟生宿草而張籍病愈久矣

榆莢車前蓋地皮薔薇蘸水筍穿籬馬蹄無入朱門跡縱使

春歸可得知

榆莢

齊民要術白地候寒食榆莢盛時納種

車前

爾雅釋草芣苢馬舄車前注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

生道邊江東呼為蝦蟆衣

薔薇

本草薔薇一名牛棘一名薔薇

按文集中有上于襄陽書即頓也頓以豪奢敗此詩傷之

晚春

草樹

一作木

知春不久歸百般紅紫鬪芳菲楊花榆莢無才思

惟解漫天作雪飛

落花

已分將身著地飛那羞踐踏損光輝無端又被春風誤吹落

西家不得歸

西家

淮南齊俗訓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不能定其處鮑照詩中庭五株桃一株先作

花陽春妖冶二三月

從風簸蕩落西家

楸樹二首

幾歲生成為大樹一朝纏繞困長藤誰人與脫青羅帔看吐

高花萬萬層

青羅帔

按狀藤也比象創語

幸自枝條能樹立可煩蘿蔓作交加傍人不解尋根本卻道

新花勝舊花

風折花枝

浮豔侵天難就看清香撲地只遙聞春風也是多情思故揀
繁枝折贈君

贈同遊

喚起窗前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

喚起催歸

洪云黃魯直云吾兒時每哦此詩而了解其意自出峽來吾年五十八矣時春曉偶憶此詩

方悟之喚起催歸二禽名也古人於小詩用意精深如此催歸子規也喚起聲如人絡絲圓轉清亮偏於春曉鳴江南謂之春喚復齋漫錄子嘗讀唐顧渚山茶記曰顧渚山中有鳥如鸚鵡而色蒼每至正二月作聲曰春起也三四月云春去也采茶人呼為喚春鳥然則喚起之名唐人說矣豫章不舉為證何耶

窗曙

包明月前溪歌當曙

與未曙百
鳥啼窗前

贈張十八助教

按張洎編次張司業集序云貞元十五年丞相渤海公下及第歷官

太祝秘書郎國子博士水部員外郎國子司業不言其為助教新唐書籍傳亦然惟舊唐書張籍傳云補調太常寺太祝轉國子助教在為秘書之前蓋病後居此官也唐六典國子監助教二人從六品上掌佐博士分經以教授焉

喜君眸子重清朗攜手城南歷舊遊忽見孟生題竹處相看

淚落不能收

清朗

宋玉神女賦眸子炯其精明兮

城南

云與孟郊嘗遊此有城南聯句至是郊死矣按貞曜先生墓

誌郊以元和九年八月卒題竹

按郊集有遊城南韓氏莊云初疑瀟湘水鏤在朱門中時見水底月動搖池上

風清氣潤竹木白光連虛空浪簇霄漢羽岸芳金碧叢何言數畝聞環泛路不窮願逐神仙侶飄然汗漫通又陪侍

御遊城南山墅云夜坐擁亭晝登崔巍岑日窺萬峰首
月見雙泉心松氣清耳目竹氛碧衣襟佇想琅玕字數聽

枯槁吟此詩題
竹處二詩可証

按籍之患眼久矣與李浙東書當在元和六年閒時其盲
未甚至孟郊詩有西明寺後窮瞎張太祝之句公詩有腦
脂遮眼臥壯士之句則其盲殆甚矣籍又自有詩云三年
患眼今年校免與風光便隔生昨日韓家後園裏看花猶
似未分明則時方漸愈至此乃重清朝矣

題韋氏莊

雍錄韋曲在明德門外韋后家在此蓋
皇子陂之西所謂城南韋杜鄭樵通志

韋曲在樊川唐韋安石之別業云城南韋曲在
唐最盛名與杜陵相埒當時為之語曰城南韋杜
去天尺五杜子美贈韋贊善詩所謂時論同
歸尺五天也是時莊已衰矣故詩意云然

昔者誰能比今來事不同寂寥青草曲散漫白榆風架倒藤
全落籬崩竹半空寧須惆悵立翻覆本無窮

晚雨

廉纖晚雨不能晴池岸草閒蚯蚓鳴投竿跨馬蹋歸路纔到

城門打鼓聲

打鼓

水經注置大鼓於其上晨昏伐以千椎為城里諸門啓閉之候謂之戒晨鼓也晉書鄧攸傳統如打五鼓

雞鳴天欲曙唐六典城門郎晨昏擊鼓此詩昏鼓也

出城

暫出城門蹋青草遠於林下見春山應須韋杜家家到祇有

今朝一日閑

一日閑

按唐六典內外官有假寧之節注謂寒食通清明四日春秋二社二月八日三月三日立春春分每

旬竝給休假日今据次篇云共向田頭樂社神當是春社假寧按法止一日也

把酒

擾擾馳名者誰能一日閑我來無伴侶把酒對南山

無伴侶

按前詩云贈同遊此又云無伴侶前謂閑人此謂不閑者也

嘲少年

直把春償酒都將命乞音氣花祇知閑信馬不覺誤隨車

楸樹

青幢紫蓋立童童細雨浮煙作綵籠不得畫師來貌取定知難見一生中

童童

蘇武詩童童孤生柳寄根河水泥釋名童童也其貌童童也

浮煙

鮑照詩絕目盡平原時見遠烟

浮貌

杜甫詩貌得山僧及童子

遣興

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閑莫憂世事兼身事須著
人閒比夢閒

太安池

按李漢編入律詩中必有其詞蓋後人失之耳

遊太平公主山莊

新唐書公主傳太平公主則天皇
后所生初尚薛紹更嫁武攸暨先

天二年謀廢太子事敗亡入南山三日乃出賜死於
第主作觀池樂遊原以為盛集既敗賜寧申岐薛四

王都人歲
被楔其地

公主當年欲占春故將臺榭押

一作壓

城闈欲知前面花多少

直到南山不屬人

晚春

誰收春色將歸去慢綠妖紅半不存榆莢祇能隨柳絮等閑
撩亂走空園

送李尚書赴襄陽八韻

原注得長字李遜也舊唐書
憲宗紀元和十年十月始折

山南東道為兩節度使以戶部侍郎李遜為襄州刺
史充襄復郢均房節度使以右羽林將軍高霞寓為
唐州刺史充唐隨鄧節度使又李遜傳遜字友道登
進士第累遷戶部侍郎元和十年拜襄州刺史充山
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云遜赴襄陽廷臣送者三
十餘人分韻賦詩太常卿許孟容為之序按遜本傳
遷戶部侍郎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又按襄州石本題
名銜云檢校工部尚書李遜時遜蓋自尚書而出史
畧之

帝憂南國切改命付忠良壤畫星搖動旗分獸簸揚五營兵
轉肅千里地還方控帶荆門遠飄浮漢水長賜書寬屬郡戰

馬隔鄰疆縱獵雷霆迅觀碁玉石忙風流峴首客花豔大堤
倡富貴由身致誰教不自強

改命

易革卦九四有孚改命吉云按舊唐書先是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討吳元濟無功罷為太子少保乃

以遜為節

書畢命申畫郊圻慎固封守古今注畫界

度故云

壤畫

者于二封之間又為壇埒以畫分界域也

陶宏景許長史舊館壇

星搖動

按顧嗣立引三峽星河影動搖為注雖字面切合然

詩意蓋謂九野星分舊制已定今復植置兩節度其復郢襄房為鷄尾分均為鷄火分因畫壤而動搖也

揚

新唐書百官志

五營

後漢書張奐傳率五營士圍竇武

荆門

郭璞江賦荆門闕竦

而磐礪

水經江水又東歷荆門

鄰疆

按謂

雷霆

揚雄羽獵賦上下砰

注荆門上合下開楚之西塞也

磻聲若

觀棋

按蜀志費禕傳魏軍次於興勢禕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求共圍棋於時嚴駕禕留意對

戲敏曰君

玉石

西山經長留之山是多文玉石又中山經

必能辨賊

休與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棋

峴首

世說羊太傅好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

大堤

古今樂錄襄陽樂者宋隋王誕之所作也

誕為襄陽郡夜聞諸女歌謠因而作之其曲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豔驚郎目

寄崔二十六立之

云貞元四年侍郎劉太真知舉放進士三十六人立之中第公嘗

為立之作藍田縣丞廳壁記元和十年也記所載立之戰藝出人及言事黜官皆與詩意合又有贈立之詩乃在元和元年而此云別來就十年蓋自元年後相別至是作詩為寄亦當在元和十年也

西城員外丞心跡兩屈

其物切或作倔

奇往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

下驢入省門左右驚紛

一作分

披傲兀坐試席深叢見孤羸文

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為四座各低面不敢捩

音列

眼窺升階揖

侍郎歸舍日未欹佳句喧眾口考官敢瑕疵連年收科第若

摘領底鬚迴首卿相位通途無佗岐豈論校書郎袍笏光參

差童稚見稱說祝身得如斯儕輩妒且熱喘如竹筒吹老婦

願嫁女約不論財貨老翁不量分累月笞其兒攪攪一作爭

附託無人角雄雌由來人閒事翻覆不可知安有巢中鷓插

翅飛天陸音垂駒麀音迷著音灼爪牙猛虎借與皮汝頭有鞭繫汝

腳有索縻陷身泥溝閒誰復稟指搗不脫吏部選可見偶與

奇居宜切又作朝士貶得非命所施客居京城中十日營一炊

逼迫走巴蠻恩愛座上離昨來漢水頭始得完孤羈音行桁又下

浪切掛新衣裳益棄食殘糜苟無飢寒苦那用分高卑憐我還

好古宦途同險巖每旬遺我書竟歲無差楚宜切池新篇奚其

思風幡一作肆逶迤又論諸毛功劈一作水看蛟螭雷電生

睽賜角鬣相撐披屬我感窮景抱華不能摛倡來和相報愧

歎俾我疵又寄百尺綵緋紅相盛衰巧能喻其誠深淺抽肝

脾開展放我側方餐涕垂匙朋交日凋謝存者逐利移子寧

獨迷誤綴綴意益彌舉頭庭樹豁狂飈卷寒曦迢遞山水隔

何由應填箎別來就十年君馬記駟音驪長女當及事誰助

出悅縞音離音銳諸男皆秀朗幾能守家規文字銳氣在輝輝兒

旌麾摧腸與憾一作容能復持酒卮我雖未耄老髮秃骨力

羸所餘十九齒飄飄盡浮危夕花著兩眼視物隔裊所宜襪切

離音燕席謝不詣游鞍懸莫騎敦敦音堆音凭書案譬彼鳥黏藟音螭

且我聞之師不以物自隳孤豚眠糞壤不慕太廟犧君看一

時人幾輩先騰馳過半黑頭死陰蟲食枯骹音疵歡華不滿眼

咎責塞兩儀觀名計之利一作實詎足相陪裨仁者恥貪冒受

祿量所宜無能食國惠豈異哀癘罷音隆久欲辭謝去休令

衆睢睢音隳況又嬰疹丑刃切疾寧保軀不貲一作訾不能前死罷

內實慚神祇舊籍在東都茅屋枳棘籬還歸非無指灞渭揚

春嘶生兮耕我疆死也一作今埋我陂文書自傳道不一作奚仗

史筆垂夫子固吾黨新恩釋銜羈去來伊洛上相待安眾音孤

算音卑我有雙飲觥其銀得朱提音殊黃金塗物象雕鐫妙工

倅乃令千里鯨么麼微螽斯猶能爭明月擺掉出渺瀰音彌野

草花葉細不辨蕢菜施音咨綠施音施縣縣相糾結狀似環城陴四隅

芙蓉樹擢豔皆猗猗鯨以興去聲君身失所逢百罹月以喻夫

道僂俛勵莫虧草木明覆載妍醜齊榮萎願君恒御之行止

雜燧觴許規切異日期對舉當如合分支

西城

謂藍田云

員外丞

按立之履歷無可考就公集中諸詩考之蓋中進士舉博學宏詞初

為赤縣尉轉大理評事謫官嘗攝伊陽又走巴蠻乃為藍田丞未嘗為員外也此詩兼以員外丞稱之而又云新恩

釋銜羈或新授員外乎

屈奇淮南詮言訓聖人無屈奇之服無瑰異之行

戰詞賦

藍田縣丞廳壁

記貞元初挾其能戰藝

傲兀

云陶淵明詩兀傲差若穎王維詩兀傲迷東西惟公及

李義山詩傲兀逐戎旃皆作傲兀碧溪詩話昌黎寄崔立之云傲兀坐試席深叢見孤熊云云可謂善言場事若平

日所養不厚誠難傲兀也

孤熊

爾雅釋獸熊如熊黃白文

揆眼

王云揆物也謂左右窺杜甫詩斗上揆孤

影領底髭

按釋名口上曰髭頤下曰鬚在頰耳旁曰鬚則領底不應曰髭蓋語用摘髭言易也

通途

鮑照詩伊昔謬通途冠屣預入林新唐書百官志校書郎十人正九品上秘書省校書郎

後除秘書省校書郎竹筒吹廣韻竹筒按竹筒吹極形喘息之聲也不論財近世嫁娶

遂有賣女納財買婦輸雄雌漢書項羽傳願與巢中鷄列

湯問篇黑卵負其才天陸傳云陸邊也左驄麇說文馬二

力視來丹猶雜穀也耦通用霍去病傳諸將常留落不耦李

雅釋獸鹿偶與奇耦通用霍去病傳諸將常留落不耦李

其子麇廣傳衛青陰受上十日一炊三輔決錄第五頓為諫議大

指以為李廣數奇鮑照詩逼孤鞞謝莊月賦親懿庾信

或十日不炊賦燈前析差池詩差池其羽韻語陽秋退之贈崔立之前

衣凝不亮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虺後詩曰文如翻水成初不

用意為二詩皆數十韻豈非欲銜博于易語言之人乎前

詩曰深藏篋笥時一發戩戩已多如束筍後詩曰每旬遺

我書竟歲無差池有以知崔于韓情義之篤如此也按此

論未確易語言所以譏之翻水成所以譽之多如束筭乃責望推引之詞每句遺書乃來往殷勤之語二詩旨各不

司未可一風幡按風幡二字乃禪家公案此以喻崔詩之概而論也透迤猶曰風旗風中轟耳又按北堂書鈔

載風俗通云趙祐酒後見一人諸毛功朱子曰論諸毛功乘竹馬持風幡云我行雲使者必是為毛穎傳而

發抱華蜀本作把筆方云班固答賓戲擣藻如春華蓋公得崔詩正當冬月故感窮景而不能擣發其春華

耳上文諸毛乃謂筆也既巧能方云列子矜巧能修名譽朱子曰言崔遺我書并新

篇綵帛巧於能達其意猶言工於某事云爾非以巧能二字相連方說誤矣按巧能喻其誠或者崔詩亦就緋紅之

盛衰工於託興故於飲觥抽肝脾鮑照詩肝凋謝按於時細細模擬以酬其意耳

沒逐利移按公與崔羣書云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逐利移日月不為不久所與交往者千百人或以事同

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相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

而於已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迷誤鮑照論深者止於如此然則其中固有逐利移者矣

詩南

國有儒生迷十年別按自元和元年贈崔立之評事以後

方獨淪誤諸詩大抵往來贈駟驪詩小戎駟帆縞儀禮士昏禮毋施

答未嘗覲面也張華詩耳熱眼中花按與崔羣書

結其秀朗世說風眼花云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

縞視昏花尋常閒便不分人色書在襪方云離襪毛羽初

貞元十八年去此復十四年矣賦鳥離離然離字書無以衣者唯王維詩有獨立何

襪襪嵇康琴賦作離纏古樂府作離蕤陸羽茶經作籬筵

義皆通今此作襪豈古連縣字或可敦敦詩東山敦鳥

倒用不然襪字自入韻豈傳者誤耶敦敦彼獨宿

黏廣韻縞所以粘鳥也六書故縞黏之甚者太廟犧莊

列禦寇篇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

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憤其可

得乎黑頭北史魏太武五王傳臨淮王或少有才學食枯舐

平侍中崔光見而歎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

記月令掩骼埋胔說文歡華咎責臨漢隱居詩話詩惡蹈

殘骨曰舐舐舐或从肉

襲古人之意亦有襲而

愈工若出於已者蓋思之愈深則造語愈工也魏人章疏云福不盈皆禍將溢世退之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

儀蓋愈工觀名計利朱子曰此二句難曉竊意計猶校也於前也言觀其所得之虛名而校之以實利

不足相補也按觀之名計之利見莊受祿記表記其受祿子盜跖篇其義則朱子所云是也

寡癘罷史記平原君傳臣眡眡莊子而眡疹疾曹植詩憂不幸有罷癘之疾

軀不貲漢書蓋寬饒傳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師古曰訾與貲同不貲者言無貲量可以比之貴重之極

也枳棘籬潘岳閒居賦長楊春澌屈原九歌流澌眾算詩碩映水芳枳樹籬

人施眾澌澌廣朱提漢書地理志犍為郡朱提縣山工倕韻藻取魚竹器出銀應劭曰朱提山在西南

書舜典咨垂汝共工莊千里鯨古今注鯨魚者海魚也大子胥篋篇擺工倕之指

么麼尉繚子守權篇么渺瀰木華海賦資菜蔬屈原離騷麼毀瘠者并於後

盈室環城陴按刻草於飲觥之上興君身荆公本作狀君兮如環城陴而生也

也君指立之而言按西京雜記公孫宏為賢良國人鄒長
倩贈以生芻一束素絲一綵撲滿一枚書題遺之曰生芻
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五絲為鑷倍縵
為綵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勲效名節亦復
如之故贈君素絲一綵撲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滿則撲
之積而不散可不誠歟故贈君撲滿一枚此詩比體昉自
長燧觸記內則左佩小觸金燧右佩大觸木燧洪合分支
倩云言當常御此觸雜於所佩燧觸之間也
王云通鑑元魏熙平元年立法在軍有功者行臺給券當
中豎裂一支給勳人一支送門下以防偽巧今人亦謂析
產符契為分支帳即此義也公
以雙觸之一贈崔故末句如此

人日城南登高

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為人日以七
種菜為羹鏤金箔為人戴之頭髻登

高賦詩按以下諸詩元和十一年作是年正月丙戌
拜中書舍人知制誥丙申賜緋衣銀魚五月癸未降

右庶
子

初正候纔兆涉七氣已弄靄靄野浮陽暉暉水披凍聖朝身

不廢佳節古所用親交既許來子姪全亦可從盤蔬冬春雜

罇酒清濁共令徵前事為觴詠新詩送扶杖凌圯符鄙

作一

址刺七亦切

船犯枯葑方用切

戀池羣鴨迴釋嶠孤雲縱人生本

作一

坦蕩誰使妄倥傯音控

粽

直指桃李闌幽尋寧止重

盤蔬

荆楚歲時記舊以正旦至七日諱食雞故歲首唯食新菜

清濁

鄒陽酒賦清者為酒濁者為醴

徵前事

云東漢賈景伯有酒令九篇今不傳國史補古之飲酒有杯盤狼籍揚解絕纓之說甚則甚矣然

未有言其法者國朝麟德中壁州刺史鄧宏慶始創平索看精四字令至李稍雲而天備大抵有律令有頭盤有拋

打蓋工於舉場而盛於使幕也劉貢父詩話唐人飲酒以令為罰韓吏部詩云令徵前事為白傅詩云醉翻欄衫拋

小令今人以絲管歌謳為令者即白傅所謂其舉故事物色則韓詩所謂耳按宋趙與時賓退錄載唐酒令甚多

觴詠

王羲之蘭亭序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

圯

說文圯毀也

刺船

莊子漁父篇乃

刺船而去 延緣葦閒 枯封 淮南天文訓大旱菰封燠注菰蔣草也生水相連名曰封早燥故燠也蔣云封詩

韻方用切菰根也又詩谷風采葍采菲音捧云蔓菁也其字本同但異物故異音耳 倥傯 劉向九歎愁倥傯於

山重 王云重陸重再也

感春三首 王云作於元和十一年三月為中書舍人時也

偶坐藤樹下莫春下旬閒藤陰已可庇落葉還漫漫疊疊新

葉大瓏瓏晚花乾青天高寥寥雨蝶飛翻翻時節適當爾懷

悲自無端

疊疊瓏瓏 王云疊疊翠色貌瓏瓏花落聲

黃黃蕪菁花桃李事已退狂風簸枯榆狼藉九衢內春序一

如此汝顏安足賴誰能駕飛車相從觀海外

蕪菁

方言豐蕪蕪菁也關之東西謂之蕪菁

枯榆

爾雅釋木榆白粉

飛車

海外西經奇肱國人

一臂三日郭璞曰其人善為機巧以取百禽能作飛車從風遠行

晨遊百花林朱兼白白柳枝弱而細懸樹垂百尺左右同

來入金紫貴顯劇嬌童為我歌哀響跨箏笛豔姬蹋筵舞青

眸刺劍戟心懷平生友莫一在燕席死者長眇芒生者困乖

隔少年真可喜老大百無益

箏笛

鮑照詩箏笛更彈吹高唱好相和

刺劍戟

孫云言眸子清朗如劍戟之刺張耒曰東坡言退之

詩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疑若清苦自飾者至云妖姬蹋筵舞清眸刺劍戟則知此老子箇中興復不淺

示兒

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此屋豈

為華於我自有餘中堂高且新四時登牢蔬前榮饋賓親冠

婚之所於庭內無所有高樹八九株有藤婁音縷一絡之春

華夏陰敷東堂坐見山雲風相吹噓松果連南亭外有瓜芋

區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虛山鳥旦夕鳴有類澗一作谷居

主婦治北堂膳服適親疎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裾開門問

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問客之所為我

冠講唐虞酒食罷無為棊音朔以相娛凡此座中人十九持

鈞樞又問誰與頻莫與張樊如來過亦無事考評道精麤躔

躔音先媼學子墻屏日有徒以能問不能其蔽豈可祛嗟我不

修飾事與庸人俱安能坐如此比肩於朝儒詩以示兒曹其

無迷厥初

三十年

按以貞元二年始來京師計之至元和十一年蓋三十年矣

屋廬

云公第在長安靖安里

登牢蔬

儀禮少牢饋食之禮鄭注將祭祀必先擇牲繫於牢而芻之按蔬如蘋蘩藟藻之屬朱子曰公作袁

氏先廟碑有親登邊劔之

前榮

蔡云沈氏筆談云屋翼謂之榮東西則有之未知前

榮安在藝苑雌黃以為不然記云沈當東榮

覲義鄉飲又升

自東榮規

記喪上林賦倥傯之徒暴於南榮則所謂榮者東

西南北皆有之矣故李華舍元殿賦又有風雨交四榮之

說榮為屋檐即屋四垂也又謂之楹又謂之栝屋栝兩頭

起者為榮孫曰前榮者揚雄甘

雲風

史記天官書有雲風無日瓜芋區

泉賦云列宿施於上榮是也

瓜疇芋區

主婦

儀禮特牲饋食宗婦北堂東面北

高平

君

皇甫湜撰韓愈墓誌公夫人高平郡君范陽盧氏

玉帶金魚

新唐書車服志腰帶一品二品鈿以

金六品以上以犀九品以上以銀庶人以鐵其後以紫為

三品之服金玉帶鈿十三緋為四品之服金帶鈿十一又

高宗給五品以上隨身魚銀袋以防召命之詐出內必合

之三品以上金飾袋天授二年改佩魚為龜中宗初罷龜

袋復給以魚郡王嗣王亦佩金魚袋景龍中令特進佩魚

散官佩魚自此始也景雲中詔衣紫者魚袋以金飾之衣

緋者以銀飾之開元後百官賞緋紫必兼魚袋謂之章服

當時服朱紫佩魚者眾矣按玉帶金魚雖指往來卿大夫

然是年正月愈亦洪云唐人詩云星宿天圍碁冢子

賜緋衣銀魚矣碁槩地握槩碁奕也槩博也北史齊爾

朱世隆與元世雋握槩忽聞局上廣韻蹀蹀蹀蹀

諛然有聲一局子盡世兒蹀蹀立蹀蹀蹀蹀旋行貌

媚悅也王豈可祛王云祛攘卻按豈可比肩齊國策千里

云好也祛言豈不可祛也比肩而一士是比

肩而厥初書蔡仲之命慎厥初惟厥終

蘇軾云退之示兒詩所示皆利祿事也至老杜則不然其

示宗武云試吟青玉案莫羨紫香囊應須飽經術已自愛

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

游夏達者得升堂所示皆聖賢事也

庭楸爾雅釋木槐小葉曰楸大而散楸注槐當為楸

楸細葉者為楸老乃皮麤散者為楸云詩意

與示兒詩所云庭內無所有高樹八九株者相應蓋同時作

庭楸止五株共生十步間各有藤繞之上各相鉤聯下葉各垂地樹顛各雲連朝日出其東我常坐西偏夕日在其西我常坐東邊當晝日在上我在中央閒仰視何青青上不見纖穿朝暮無日時我且八九旋濯濯晨露香明珠何聯聯夜月來照之蓓蓓音情自生煙我已自頑鈍重遭五楸牽客來尚不見肯到權門前權門眾所趨有客動百千九牛亡一毛未見多少閒往既無可顧不往自可憐

五株

齊民要術西方種楸九根延年百病除雜五行書舍西種楸梓各五根子孫孝順口舌消滅也

十步

齊民要術

種楸梓法宜割地一方種之兩步一樹此樹須大不得概栽按今五株宜十步也

西偏

左傳處許

西菁菁湛方生稻苗生烟謝眺詩生權門後漢書黃瓊傳

謁繁興云舊書云公少與孟郊張籍友善觀九牛司馬

任安書若九牛亡一多少按新序晉平公曰吾門下食客

對曰今夫鴻鵠高飛冲天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

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耶

奉酬盧給事雲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見寄并呈上錢

七兄閣老張十八助教按以下諸詩皆左

曲江千頃秋波淨平鋪紅雲蓋明鏡大明宮中給事歸走馬

來看立不正遺我明珠九十六寒光映骨睡驪目我今官閑

得婆娑問言何處芙蓉多撐舟昆明度雲錦脚敲兩舷叫吳

歌太白山高三百里負雪崔嵬插花裏玉山前卻不復來曲

江汀澹

胡珙鳥迴切

水平盃我時相思不覺一迴首天門九扇相

當開上界真人足官府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

曲江

雍錄開元二十年築夾城自大明宮以達曲江芙蓉園劉餗小說園本古曲江隋文帝惡其名曲改名芙蓉

蓉為其水盛而芙蓉富也

王云在長安城昇道坊

紅雲明鏡

方云紅雲明鏡皆喻也公三堂詩水上覓

紅雲與

大明宮

新唐書地理志龍朔後皇帝嘗居大明宮宮在禁苑東南曰東內本永安宮貞觀八

年置九年曰大明宮以備太上皇清暑高宗厭西內秋濕

龍朔三年始大興葺曰蓬萊宮咸亨元年曰含元宮長安

元年復曰大明宮在關內道

給事

新唐書百官志門下省給事中四人正五品上掌侍左右分判省事察宏

文館繕寫

明珠九十六

云汀詩睡驪目

莊子列禦寇篇河上有沒於淵

校讐之課得千金之珠其父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

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朱子曰以目言之則又不

止其頷下之珠矣按官閑樊云公時自中書舍人降太子右庶子按公以五月左降蓋未

目字屬睡不屬珠幾即觀昆明漢書武帝紀元狩三年穿昆明池臣瓚曰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按杜甫秋興詩昆明

荷也池水漢時功一首云露冷蓮房度雲錦韻語陽秋木華海

墜粉紅則知此處固多荷花也沙汭之際故江淹擬謝靈運詩有赤玉隱瑤溪雲錦被沙

汭之句言沙石五色如雲錦被於岸耳世見韓退之曲江荷花行云撐舟昆明度雲錦遂謂以雲錦二字狀荷花其

實非也度雲錦謂舟行於五色沙石之際豈謂荷花哉嗣立曰按河南記有雲錦二溪溪多荷花異於常者見王

維之記公或借用未可知也按披吟詩意竟當喻花言舟入芙蓉深處雲錦爛然徘徊四顧山川映發不

覺狂歌叫絕也何必贅陳沙石旁引河南耶敲舷歌晉

夏統傳統會稽人詣洛市藥會上已洛中王公竝至浮橋

統時在船中賈充問曰卿頗能作卿土地閒曲乎統於是以足扣船引聲喉轉清激慷慨大風應至雲雨響集雷電

書冥沙塵烟起樊云東坡詩脚扣兩舷歌小海亦是引用

統插花裏孫曰謂太白山影見曲江荷花裏玉山郭緣生

事也按此乃影見昆明池中孫誤也述征記

藍田山山形如覆車之象亦名玉山杜甫
詩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竝兩峯寒
汀澹說文汀平

水也玉篇汀水際天門孫云此謂君門九重也言雲上界

真人神仙傳白石先生者中黃丈人弟子也不肯修昇天

老死耳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於人閒故人呼為隱遁

仙人以其不及汲於昇天為仙官亦猶不求聞達者也

散仙孫云言上界真人猶有官府之事不如雲夫作地上

散仙乃公自比亦兼比張籍言雲夫給事宮中走馬看花

未極其趣不如我等閑官縱遊無禁也錢知制誥亦有拘

限張為助教庶幾能從我遊乎此并呈二子之意也是詩

首六句敘盧曲江之遊并贊其詩自我今官閑得婆娑以

下乃自敘昆明之遊以傲其所不足孫

蓋以通首皆言曲江荷花故此有誤耳

奉和錢七兄曹長盆池所植原注

錢徽

翻翻江浦荷而今生在此擢擢菰葉長芳根復誰徒露涵兩

鮮翠風蕩相磨倚但取主人知誰言盆盎是

擢擢

爾雅釋木梢梢擢注謂木無枝柯梢擢長而殺者

盆盎

淮南兵畧訓使陶人化而為埴則不能成

盜盆

按言本種盆荷而菰根適隨之以來容色相鮮枝葉披拂有相得益彰之美雖為耳目近玩勝於零落江臯也

符讀書城南

樊云城南公別墅符公之子孟東野集有喜符郎詩有遊城南韓氏莊之作按

公墓誌及登科記公之子曰昶登進士第在長慶四年此云符疑為昶之小字也按張籍祭退之詩云坐令其子拜常呼幼時名又云子符奉其言甚於親使令可証符為昶之小字又按祭十二郎文云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計貞元十九年至元和十一年符年十八矣

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學所

入遂異閭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上聲長上聲聚嬉戲不殊

問隊魚年至十二三頭角稍相踈二十漸乖張清溝映汙渠

三十骨骼音恪成乃一龍一豬飛黃騰踏去不能顧蟾蜍一為

馬前卒鞭背生蟲蛆七余切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問之何

因爾學與不學歟金壁雖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

在則有餘君子與小人不繫父母且子魚切不見公與相起身

自犁鋤不見三公後寒飢出無驢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畬

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

不義況望多名譽平聲時秋積雨霽新涼入郊墟燈火稍可親

簡編可卷舒豈不旦夕念為爾惜居諸恩義有相奪作詩勸

空虛應璩詩賤同隊魚曹植詩昔為同池魚今為商與參

黃去頓超同淮南原道訓角脩生龍豬世說孫綽作

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遇風雲為我龍攄飛黃淮南覽冥

王藍田語人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訓飛黃蟾蜍無以異於使懈捕鼠蟾蝓捕蚤蟲蛆後漢書

服阜傳道過滎陽止主人舍所駕公相荀子雖王公大夫之子

之驢忽然卒僵蛆蟲流出公相孫也不能屬於禮儀則

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菑畬易无妄卦六

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菑畬二不耕獲不

菑畬則利有攸往爾雅釋潢潦左傳潢汙居諸詩柏舟日

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畬

居諸本語助竟以為日月沿誤久矣

樊云魯直嘗書此詩跋其後曰或謂韓公當開後生以性命之學不當誘之以富貴滎顯浩翁曰熙寧元豐開大儒

之過也又何學焉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韓公之言其於勸獎之功異趨而同歸也

陸唐老曰退之不絕吟六藝之文不停披百家之編招諸生立館下勉勵其行業之未至而深戒其責望於有司此豈有利心於吾道者佛骨一疏議論奮激曾不以去就禍福回其操原道一書累千百言攘斥異端用力殆與孟氏等退之所學所行亦無愧矣惟符城南讀書一詩乃駭目潭潭之居掩鼻蟲蛆之背切切然餌其幼子以富貴利達之美若有戾於向之所得者矣

按此詩之旨誠不能不為富貴利達所誘宜為君子所譏黃魯直以為勸獎之功與孔子同歸毋乃稱之過當然其警戒惰學者至為懇切蔣之翹以為但可作村塾訓言亦兼切利病

題張十八所居

云張籍居長安西街孟東野詩所謂西明寺後窮瞎張太祝也按張籍

答詩可以知此詩為庶子時作

君居泥溝上溝濁萍青青蛙謹橋未埽蟬嘒門長局名秩後

千品詩文齊六經端來問奇字為我講聲形

千品楚語觀射父曰百姓千品萬官億醜韋昭曰奇字漢

揚雄傳贊劉棻嘗聲形漢書藝文志周官保氏掌教六書

從雄學作奇字造字之本也

大行皇太后挽歌詞三首風俗通新崩未有諡號故

光傳行璽大行前韋昭曰大行不反之詞也新唐書

憲宗紀十一年三月庚午皇太后崩八月庚申葬於

豐陵又后妃紀順宗莊憲皇后王氏琅琊人祖難得

有功名於世以良家選入宮為才人生憲宗順宗即位

將立后會病棘而止憲宗內禪尊為太上皇后元和元年乃上尊號曰皇太后后謹畏深抑外家訓屬內職有古后妃風十一年崩年五十四

一紀尊名正三時孝養榮高居朝聖主厚德載羣生武帳虛

中禁彡堂掩太平秋天笳鼓歇松柏徧山鳴

一紀云后以永貞元年尊為太上三時記文王世子文

於王季高居杜甫詩上帝武帳漢書霍光傳太后被玄堂

日三高居絳節朝武帳珠襦盛服坐武帳中

謝朓敬皇后哀册文翠帟舒阜玄堂啓扉

威儀備吉凶文物雜軍容配地行新祭因山記故封鳳飛終

不返劍化會相從無復臨長樂空聞報曉鍾

文物左傳文物以紀軍容司馬法古者國容不配地漢書

志先祖配天因山漢書文帝紀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鳳

先妣配地因山所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

飛劍化蔡云王介甫曰此非君臣所宜言近於黷也長

昌黎詩集卷之九 卷九 雅雨堂

樂鐘漢書叔孫通傳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師古曰朝太后於長樂宮三輔黃圖高帝七年長樂宮成居此宮後

太后常居之鐘室在長樂宮

追攀萬國來警衛百神陪畫翊所甲切登秋殿容衣入夜臺雲

隨仙馭遠風助聖情哀只有朝陵日妝奩一暫開

追攀何承天樂府上畫翊記喪大記畫翊二注漢禮翊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

兩角高衣容衣孫曰喪大記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鄭氏以白布容衣云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垂之以為振

容衣蓋夜臺阮瑀詩冥冥九泉妝奩後漢書陰皇后紀明帝謁原陵從席

謂此也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焉汪奩鏡匣也

梁國惠康公主挽歌歌下或有詞字二首按新唐書公主始封

普寧帝特愛之下嫁于季友元和中徙永昌薨詔追封及諡舊唐書于頔傳憲宗即位頔以第四子季友

求尚主憲宗以長女永昌公主降焉元和二年十二月也頓自襄陽入覲冊拜司空平章故云台室至八年正月頓貶恩王傅季友以誑因公主藏隱內人削奪所任官是公主猶未薨也朱子曰羊士諤集亦有挽歌二首自注云時詔令百官進詩則是應詔之作其年月不可考姑附於此

定諡芳聲遠移封大國新巽宮尊長女台室屬良人河漢重

泉夜梧桐半樹春龍輜音而非厭切翟還輶禁城塵

巽宮易說卦巽一索而得女故謂長女台室謝莊月賦增華台室河漢梧桐按河漢用織女

渡河會牽牛事公主既沒河漢為重泉矣梧桐用弄玉乘鳳凰棲梧桐事季友猶在梧桐但半樹矣舊注失之龍

輜潘岳寡婦賦龍輜儼其星駕兮說文輜喪車也厭翟周禮春官巾車掌王后之五輅厭翟勒面績總注雉

羽飾車次其羽使迫也新唐書輿服志厭翟車赤質紫油纁朱裏通幃紅錦絡帶及帷公主乘厭翟

秦地吹簫女湘波鼓瑟妃佩蘭初應夢奔月竟淪輝夫族迎

魂去宮官會葬歸從今沁

七鴉切

園草無復更芳菲

吹簫女

列仙傳簫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公女弄玉好之公以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

聲鳳皇來止其屋一

鼓瑟妃

屈原遠遊吾令湘靈鼓瑟兮二女御九韶歌

佩蘭

且皆隨鳳皇飛去

左傳鄭文公有妾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以是為而子既而文公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

沁園後漢

書竇憲傳憲奪

沁水公主園田

示爽

韓云譜系公子姪無名爽者疑為韓湘小字湘登長慶三年進士第王云強顏班行內當是知

制話時作按何實非罪

愆是左降庶子之時

宣城去京國里數逾三千念汝欲別我解裝具盤筵日昏不

能散起坐相引牽冬夜豈不長達旦燈燭然坐中悉親故誰

肯捨汝眠念汝將一身西來曾幾年名科拚眾俊州考居吏

前今從府公召府公又時賢時輩千百人孰不謂汝妍汝來
江南近里閭故依然昔日同戲兒看汝立路邊人生但如此
其實亦可憐吾老世味薄因循致留連強顏班行內何實非
罪愆才短難自力懼終莫洗湔臨分不汝誑有路即歸田

宣城

舊唐書地理志宣州隋宣城郡武德三年分宣城置
懷安寧國二縣天寶元年改為宣城郡在京師東南

三千五百五十一里屬江南西道

名科

按湘長慶時登第此蓋謂其為
鄉貢進士也觀下云州考可見府

公召

湘大抵從辟書而去但不知辟者何人考舊唐書憲
宗紀十一年冬十月以司農卿王遂為宣州刺史宣

勸池觀察使遂能聚斂

謂汝妍

曹植詩觀者咸稱
善衆工歸我妍

里閭

王

方藉供軍故有斯授

宣城在江之南公有別業在焉按公為歐陽詹哀辭云建
中貞元閒余就食江南洪譜云韓氏有別業在宣城因就

食強顏

司馬遷報任安書所
謂強顏耳曷足貴乎

贈張籍

吾老著真略切讀書餘事不挂眼有兒雖甚憐教示不免簡

君來好呼出踉蹌音良越門限懼其無所知見則先愧赧昨

因有緣事上馬插手版留君住廳食使立侍盤觥薄暮歸見

君迎我笑而莞胡版切指渠相賀言此是萬金產吾愛其風骨

粹美無可揀試將詩義授如以肉貫弗初限切開袪露豪末自

得高蹇一作嗟我身蹈邱軻爵位不早縮固宜長有人文章

紹編剡感荷君子德悅若乘朽棧召令吐所記解摘了瑟僊

遐版顧視窗壁閒親戚競覘救豔切轡武版切喜氣排寒冬逼耳

而覘胡顯切皖音莞如今更誰恨便可耕灞澆

著讀書

方云著如高士著幽

云張籍祭公詩云坐

與詩 意合 踉蹌

潘岳射雉賦已

貫弗

梁武帝答陶宏景書眾家

言公兒子侍籍籍授

開祛

王云祛衣袂開

蹇產

屈原九章

不釋注蹇

編刻

按廣韻刻削也

乘朽棧

王云乘朽棧謂

書五子之歌凜乎若朽索之馭

覘

說文覘窺也春秋傳

六馬化出猶言惟恐傾越也

覘

曰公使覘之信譽目

右轡也馬融廣成頌

覘

詩凱風覘

入涇渭三輔黃圖灞水出藍田谷西北

入渭澹水亦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

蔡寬夫詩話舊說退之子不慧讀金根車改為金銀然退

之贈張籍詩所謂召令吐所記解摘了瑟憫則不應不識

字也不知詩之所稱乃子乎按退之止一子其天資亦或

得因話錄劉與昌黎之交
不終得毋愛憎之口耶

調張籍

按此詩極稱李杜蓋公素所推服者而其言則有為而發舊唐書白居易傳元和十年居

易貶江州司馬時元微之在通州嘗與元書因論作文之大旨云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石壕諸章亦不過三四十杜尚如此況不迨杜者乎是李杜交譏也元於元和八年作杜工部墓誌銘云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時山東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干言次猶數百詞氣奮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壺奧乎其尊杜而貶李亦已甚矣時其論新出愈蓋聞而深怪之故為此詩因元白之謗傷而欲與籍參逐翱翔要之籍豈能頡頏於公耶此所以為調也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
音

浮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頸遙相望夜夢多見

之晝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想當施手時巨刃

磨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礮音郎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

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翦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平生

千萬篇金薤垂琳琅仙官勅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閒者

太山一豪芒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

我腸刺七亦切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

襄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乞音氣君飛霞珮與我高頡頏

光焰張衡西京賦羣兒臨漢隱居詩話元稹作李杜優劣論先杜而後李韓退之不以為然

曰李杜文章在云云為微之發也後山詩話余評李白詩如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繫人所

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余以爲知言竹坡詩話元微之作李杜優劣論謂太白不能

窺杜甫之藩籬況堂與乎唐人未嘗有此論而稹始爲之至退之云云則不復爲優劣矣洪慶善作韓文辨證著魏

道輔之言謂退之此詩爲微之作微之雖不當自作優劣然指稹爲愚兒豈退之之意乎按羣兒兼指當時附和者

說何獨蔽虬蟬爾雅釋蟲虬蟬大燈斧鑿痕呂氏春秋古樂篇禹勤罪於元耶虬蟬虬蟬大燈勞天下鑿龍門通膠水

以導河王云詩意謂李杜文章如禹疏鑿江峽雖有跡可尋而當時運量之巧則今不可得而觀矣治水航

淮南精神訓禹南省崩豁雷破郭璞江賦微如地裂豁雷若方濟於江黃龍負舟崩豁雷破天開左思吳都賦菹攔雷

破崩巒翦領禰衡鸚鵡賦閉以琳琅書禹貢厥貢六丁雷殛岑翦領雕籠翦其翅羽惟球琳琅玕

電道晝陽官六甲陰官六丁崔玄山瀨鄉記或以太一行成均或以六甲御六丁龍城錄上元中台州道士王遠

知善易作易總十五卷一日曝書雷雨忽至赤電遶室冥霧中一老人語遠知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

雷電追取遠知方惶懼據地未起傍有六流落方云孔毅人青衣已捧書立矣所取將書乃易總

書霍去病傳諸將留落不偶今世俗皆作流如江總詩流落今如此杜甫詩流落意無窮皆只作流落蓋謂遊留此不切流落入閒蓋言流傳散布於世者也

豪芒

班固答賓

戲銳思於豪芒之內按詩意言李杜之文今雖盛傳於世然不過存什一於千百耳世人方且不見其全又安敢輕

議八荒

杜甫詩濯足

刺手

按猶赤手也

鯨牙天漿

魏泰云高至於酌天漿幽

至於拔鯨牙其思曠深遠如此詎止於曹劉沈宋之閒邪按鯨牙無所考天漿豈即中山經所謂帝臺之漿耶酌天

漿以喻高潔拔鯨牙以喻沈雄

汗漫

淮南道應訓盧敖遊乎北海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敖與之語若士齋

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

頽

詩燕燕頽之頽之

魏仲舉曰退之有取於李杜如薦士醉留東野望

秋石鼓等詩每致意焉然未若此詩之專美也

筆墨閒錄退之來李杜透機關處於調張籍詩見之

容齋四筆新唐書杜甫傳贊曰昌黎韓愈於文章重許可
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子讀
韓詩其稱李杜者數端聊疏於此石鼓歌曰少陵無人謫
仙死酬盧雲夫曰遠追甫白感至誠薦士曰勃興得李杜
萬類因凌暴醉留東野曰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
人不相從感春曰近憐李杜無檢束并唐書所引蓋六用
之

晚寄張十八助教周郎博士

原注張籍周況也云按公集周況妻韓氏墓

誌云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禮部郎中雲卿之孫開封尉俞之女蓋公之從子壻也故曰周郎

日薄

一作落

風景曠出歸偃前簷晴雲如擘絮新月似磨鎌田

野興偶動衣冠情久厭吾生可攜手歎息歲將淹

日薄

方云薄迫也國語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朱子曰詳語勢但如白樂天詩所謂旌旗無光日色薄耳按

薄徑迫解說亦可通但當引李密陳情表日薄西山不當引國語國語會日薄矣乃言日期已近與此無涉一本作

日落落字正與日薄西山
意合即題中晚字之義
擘絮磨鎌按項聯寫狀最工蘇軾詩嶺上晴雲披絮

帽樹頭初日挂
銅鈺似效其語
歲將淹李白詩東溪卜築歲將淹

聽穎師彈琴

王云穎師若是道士則穎字是姓當从水是僧則穎字是名當从禾按李賀亦

有聽穎師彈琴歌云竺僧前立當吾門梵宮真相着
稜尊古琴大軫長八尺嶧陽老樹非桐孫涼館聞絃

驚病客藥囊暫別龍鬚席請歌直請卿相歌奉禮官
卑復何益則穎師是僧明甚蓋以琴干長安諸公而

求詩也賀官終奉禮歿於元和十一年作詩時蓋已
病而公亦當被讒左降故有濕衣淚滂滂之語也

昵昵

一作昵昵
或作昵昵

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

場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喧啾百鳥羣忽見孤

鳳凰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嗟余有兩耳未省

聽絲篁自聞穎師彈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濕衣淚滂滂

穎乎爾誠能無以冰炭置我腸

兒女語

史記田竇灌夫傳乃效女兒咕躡耳語

無根蒂

陶潛詩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

推

手

莊子讓王篇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按推手止穎師彈也非推琴義

淚滂滂

張協七命撫促柱則酸鼻

揮危絃則涕流按世說王國寶搆謝太傅于武帝太傅患之帝召桓子野飲太傅在坐桓撫箏而歌曹子建怨詩聲

節慷慨俯仰可觀太傅泣下沾襟是時公方降左庶子也

冰炭東方朔七諫冰炭不可以相竝兮

西清詩話

六一居士嘗問東坡琴詩孰優坡答以退之聽穎師琴對公曰此祇是琵琶耳吳僧義海以琴名世或以

一語問海海曰歐公一代英偉然此語誤矣昵昵兒女

語恩怨相爾汝言輕柔細屑真情出見也劃然變軒昂勇

士赴敵塲精神愈謹聳觀聽也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

遠隨飛揚縱橫變態浩乎不失自然也喧啾百鳥羣忽見

孤鳳凰又見穎孤絕不同流谷下俚聲也躋攀分寸不可

上失勢一落千丈強起伏抑揚不主故常也皆指下絲聲

妙處惟琴為然琵琶格上聲烏能爾耶退之深得其趣未易譏評也

許彥周詩話退之聽穎師琴詩云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此泛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皇此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吟絃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強順下聲也善琴者此數聲最難工自文忠公與東坡論此詩以為聽琵琶聲後生隨例云云故論之少為退之雪冤

按嵇康琴賦中已具此數聲其曰或怨墟而躄躄非昵昵兒女語乎時劫倚以慷慨非勇士赴敵場乎忽飄颻以輕邁若衆葩敷榮曜春風非浮雲柳絮無根蒂乎嚶若離鷗鳴清池翼若游鴻翔曾崖又若鸞鳳和鳴戲雲中非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皇乎參禪繁促複疊攢仄拊嗟累讚開不容息非躋攀分寸不可上乎或乘險投會邀隙趨危或搜挽擲捋縹緲激冽非失勢一落千丈強乎公非襲琴賦而會心於琴理則有合也國史補云于頔司空嘗令客彈琴其嫂知音聽於簾下曰三分中一分箏聲二分琵琶聲絕無琴韻則琴聲誠或有似琵琶者但不可以論此詩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九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十目錄

閑遊二首

過鴻溝

送張侍郎

奉和裴相公東征途經女几山下作

贈刑部馬侍郎

酬馬侍郎寄酒

晚秋鄆城夜會聯句

謹瘡鬼

鄆城晚飲奉贈副使馬侍郎及馮李二員外

酬別留後侍郎

宿神龜招李二十八馮十七

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

同李二十八員外從裴相公野宿西界

過襄城

次硤石

和李司勳過連昌宮

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

桃林夜賀晉公

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以詩示幕中賓客愈奉和

送李員外院長分司東都

獨鈞四首

南內朝賀歸呈同官

朝歸

古意

讀東方朔雜事

元日酬蔡州馬十二尚書去年蔡州元日見寄之作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武關西逢配流吐蕃

路旁堠

食曲河驛

次鄧州界

過南陽

題楚昭王廟

瀧吏

題臨瀧寺

題秀禪師房

過始興江口感懷

卷十凡四十二首起元和十二年伐蔡諸詩送李員

外以下十三年爲刑部侍郎作元日酬蔡州馬尚書
以下十四年春赴潮州作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十

閑遊二首

按二詩一云雨後來更好一云再到遂經旬蓋尚有前遊而其時不可考矣按子雲

祇自守語似是為右庶子時以下皆元和十二年作

雨後來更好繞池徧青青柳花閑度竹菱葉故穿萍
獨坐殊未厭孤斟詎能醒持竿至日暮幽詠欲誰聽

故穿萍

故或作亂方云少陵詩潛龍故起雲江上燕子故來頻皆用此字

獨坐

華嶠譜叙江南號華

歌曰華獨坐

茲遊苦不數再到遂經旬萍蓋汙池淨藤籠老樹新
林鳥鳴訝客岸竹長遮鄰子雲祇自守奚事九衢塵

訝客

按杜甫重遊何將軍山林詩云犬迎曾宿客鴉護落巢兒言相熟也此云林鳥鳴訝客岸竹長遮鄰言遊

之不數也漢書揚雄傳有自守以自守泊如也

過鴻溝

史記高祖紀項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應劭曰鴻溝

榮陽東南二十里云公從裴晉公伐蔡八月下汴過鴻溝作也此下皆隨晉公伐蔡詩

龍疲虎困割川原億萬蒼生性命存誰勸君王回馬首真成一擲賭乾坤

一擲賭乾坤

馬首

左傳荀偃令曰雞鳴一擲按此借用劉毅一而駕唯余馬首是瞻一擲擲百萬以形賭字

按此詩雖詠楚漢事實為伐蔡之舉時宰有諫阻者幾敗公事也視為詠古則非

送張侍郎

方云張賈時自兵侍為華州按皇甫湜作韓愈墓誌銘云吳元濟反吏兵久屯無功

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出關趨汴說都統宏悅用命遂至鄭城卒擒元濟此詩所謂馳書

謁走馬迎蓋其事也使還報命逢度軍過華州賈當有迎送之禮因其還郡送之

司徒東鎮馳書謁丞相西來走馬迎兩府元臣今轉密一方
逋寇不難平

司徒

新唐書憲宗紀元和十年正月宣武軍節度使丞相

韓宏為司徒九月韓宏為淮西行營兵馬都統丞相
新唐書裴度傳度請身督戰即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
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宏領都統乃上還
招討以避然逋寇南史范泰傳王忱欲掃除中原泰
實行都統事逋寇南史范泰傳王忱欲掃除中原泰
曰百年逋寇前賢挫屈者多矣

奉和裴相公東征途經女几山下作

中山經荆山東

驕山又東北百二十里曰女几之山水經注渠谷水

出宜陽縣南女几山東北流逕雲中鵑迢遞層峻流

烟半垂纓帶山阜新唐書地理志河南府福昌縣本

宜陽有女几山云白樂天云晉公出討淮西過女

几山下題詩云待平賊壘報天子莫指仙山示武夫

而公此詩和云蕭云女几山神女白蘭香上昇遺几

於此山

故名

旗穿曉日雲霞雜山倚秋空劔戟明敢請相公平賊後暫攜
諸吏上崢嶸

雲霞劔戟

洪云以我之旗况彼雲霞以彼之
山况我劔戟詩家謂迴鸞舞鳳格

贈刑部馬侍郎

原注馬總時副晉公東征新唐書馬
總傳總字會元系出扶風元和中以

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徙桂管經畧觀察使入為
刑部侍郎十二年兼御史大夫副裴度宣慰淮西

紅旗照海壓南荒徵入中臺作侍郎暫從相公平小寇便歸
天闕致時康

紅旗

陳書高祖紀赤旗
所指扶壘洞開

中臺

唐六典後漢尚書稱臺魏晉已
來為省龍朔二年改為中臺

酬馬侍郎寄酒

一壺情所寄四句意能多秋到無詩酒其如月色何

晚秋鄆城夜會聯句

方云杭蜀本題只此洪云今本有上王中丞盧院長者非蔣云

本注正封上中丞中丞即退之愈奉院長院長即正封也其稱王盧謬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十二年七月丙辰制以裴度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淮西宣慰處置使太子右庶子韓愈兼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以司勳員外郎李正封兼侍御史為判官書記從度出征詔以鄆城為行蔡州治所八月甲申裴度至鄆城新唐書地理志許州潁川郡鄆城屬河南道魏云此詩公與正封作於鄆城蓋九月間蔡未平時也詩凡百韻東野死後公所與聯句者惟此可見耳顧嗣立曰劉石齡云題是鄆城晚秋而中間所叙多平賊歸朝策勳賜脯等事末又云雪下收新息陽生過京索或此詩之始在鄆城而詩之成在公歸朝之後未可知也若如魏云作於未平蔡之時則豈如酉陽雜俎所載太白聞祿山反作胡無人詩云太白入月敵可摧祿山死時果太白入月而公此詩雪下之語遂為入蔡之先兆耶按鄆城聯句待歸朝而成決無此理吉凶先見多有偶中者況此時元濟有必敗之勢耶此詩前半實寫後半虛寫自且待獻囚以下皆未

然之事詩後
長箋甚詳

從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幕燈明夜觀

音貫

棊月暗秋城柝

正封

上中丞

羈客方寂歷驚鳥時落泊語闌壯氣衰酒醒寒砧作

愈奉院長

遇主貴陳力夷凶匪兼弱百牢犒與師千戶購首

惡

正封

生平恥論兵末暮不輕諾徒然感恩義誰復論勲爵

愈

多士被沾汚小夷施毒蠱

丑略切又呼各切

何當鑄劔戟相與歸

臺閣

正封

室婦歎鳴鶴家人祝喜鵲終朝考著龜何日親烝

禘

音藥

愈間使斷津梁潛軍索林薄紅塵羽書靖大水沙囊涸

正封

銘山子所工插羽余何忤未足煩刀俎祇應輸管鑰

愈

雨矢逐天狼電矛驅海若靈誅固無縱力戰誰敢卻

正封

峨

峨雲梯翔赫赫火箭著直略切連空隳雉堞照夜焚城郭愈軍

門宣一令廟算建三略雷鼓揭千槍浮橋交萬笮在各正封切

蹂野馬雲騰映原旗火鑠當作疲民墜將拯殘虜狂可縛愈

摧鋒若驅勅居切兕超乘如猱獮音逢掖服翻慙漫胡纓可愕

正封星殞聞雉雉師興隨唳鶴虎豹貪犬羊鷹鷂憎鳥雀愈

燒陂除積聚灌壘失依託憑軾諭昏迷執及征暴虐正封倉

空戰卒飢月黑探兵錯兕徒更蹈藉逆族相啗嚼愈舳艫舊本

作軸巨淮泗旆旌連夏鄂大野縱氏羌長河浴駟駘正封東

西競角逐遠近施矰繳音增人怨童聚謠天殃鬼行瘡愈漢

刑支郡黜周制閑田削侯社退無功鬼薪懲不恪正封余雖

司斧鎖情本尚邱壑且待獻俘囚終當返耕獲愈藁街陳鈇

鉞桃塞興錢切即淺鋪地理畫封疆天文埽廖廓正封天子憫

瘡痍將軍禁鹵掠策勲封龍額同歸獸獲麟脚愈詰誅敬王

怒給復福音哀人癯澤髮解兜牟酖顏傾鑿落正封安存惟恐

晚洗雪不論昨暮鳥已安巢春蠶看滿箔愈聲明動朝闕光

寵耀京洛旁午降絲綸中堅擁鼓鐸正封密坐列珠翠高門

塗粉獲居各切跋朝賀書飛塞路歸鞍躍愈魏闕橫雲漢秦關

束巖萼拜迎羅橐鞬問遺去聲結囊橐正封江淮永清晏宇宙

重開拓是日號昇平此年名作噩音愈洪赦方下究武颺亦

旁魄他各切南據定蠻陬北攫空朔漠正封儒生愜教化武士

猛刺斫吾相兩優游他人雙落寞愈印從負鼎佩門為登壇

鑿再入更顯嚴九遷彌蹇諤正封賓筵盡狐趙導騎多衛霍

國史擅芬芳宮娃分綽約愈丹掖列鶴鷺洪鑪衣狐貉摛文

輝月毫講劔淬霜鏐正封命衣備藻火賜樂兼拊搏兩廂鋪

攴五鼎調勺張略切藥良約切愈帶垂蒼玉佩轡感黃金絡誘

接謂登龍趨馳狀傾藿正封青娥翳長袖紅頰吹鳴籥倘不

忍辛勤何由恣歡謔愈惟當早富貴豈得暫寂寞但擲顧笑

金仍祈卻老藥以灼切正封歿廟配罇笋生堂合馨音喬切旁各

安行庇松篁高臥枕莞弱音官弱愈洗沐恣蘭芷割烹厭脾臄

喜顏非忸怩達志無隕穫正封詼諧酒席展慷慨戎裝著張略

切
斬馬祭旄纛魚羔禮芒屨音愈山多離隱豹野有求伸蠖

推選閱羣材薦延搜一鷄正封左右供諂譽親交獻諛其切

切
名聲載揄揚權勢實熏灼愈道舊生感激當歌發酬酢羣

孫輕綺紈下客豐醴酪正封窮天貢賒丑林切異市海賜醑

釀音蒲作樂鼓還槌從禽弓始曠音郭又音霍愈取歡移日飲求

勝通宵博五白氣爭呼六奇心運度正封恩澤誠布護音

頑已簫勺告成上云亭考古垂矩護憂縛切愈前堂清夜吹東

第良辰酌池蓮折秋房院竹翻夏籜正封五狩朝恒岱三畋

宿楊柞音昨農書乍討論馬法長懸一作廢格音閣愈雪下收新息

陽生過京索爾牛時寢訛我僕或歌罟正封帝載彌天地臣

辭劣螢爝

音爵又音嚼

為詩安能詳庶用存糟粕

匹各愈切

從軍樂

王粲從軍詩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

青油幕

南史劉穆之傳穆之孫瑀性陵物護前與

顏竣書曰朱修之三世上叛兵一日居荆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向孫云青油幕末將幕也以青油縑為之夜

觀

逸雅釋宮室觀觀也於上觀望也

兼弱

書兼弱攻味

百牢

左傳公會吳于郟吳來徵百牢與

師

左傳無令輿師陷入君地

首惡

且梁傳諸侯且不首惡

末暮

顏延之詩末暮謝幽貞

多士

書則惟爾多士多遜按元濟之黨如丁士良陳光洽吳秀琳李祐董重質董昌齡鄧懷金等皆可用之材故曰多士

被沾

漢書刑法志百姓新免毒蠹按殺武元衡

毒蠹

傷裴度皆毒蠹之尤大者百姓更不必言鑄劍

家語

顏回曰願明王聖主輔相之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淵藪

歎鳴鶴

詩鶴鳴于垤婦歎于

室

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

考蒼龜

詩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親烝

禘

記王制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閒使

漢書蒯通傳漢獨發閒使下齊師古曰閒使謂使人伺閒

隙而津梁鄭曼季詩路隔潛軍左傳使曼伯與子林薄淮南

單行津梁津梁一葦限殊元潛軍軍其後

齊俗訓高山險羽書虞羲詩羽書時斷沙囊涸史記淮陰

阻深林叢薄絕刁斗晝夜驚

與信夾灘水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

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去且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

壅囊水大至即急擊殺龍且許彥周詩話聯句之盛退之

東野李正封也正封善押韻如押大水沙囊涸等皆不可

及銘山後漢書實憲傳憲大破匈奴登銘插羽王粲從軍詩

豈敢聽刀俎史記項羽紀樊噲曰人管鑰越語令大夫種

委管鑰屬國雨矢新序塵氣冲天狼屈原九歌舉長矢兮

家以身隨之天矢下如雨射天狼史記天官書

西宮有大星曰狼電矛王云電矛謂海若屈原遠遊令靈

狼角變色多盜賊電矛王云電矛謂海若屈原遠遊令靈

誅陳琳檄吳將校部曲力戰漢書霍去病傳力戰一雲梯

宋國策公輸般為楚設機罟火箭魏略諸葛亮攻郝昭於

城間公為雲梯將以攻宋陳倉以雲梯衝車臨城

中昭以火箭射雉堞左傳都城過百雉說焚城郭漢書高

皆降楚楚軍門左傳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廟算孫子始

未戰而廟算勝三略陳書高祖紀坐揮揭槍賈誼過秦論

者得算多也三略遙制六奇揭槍斬木為兵揭

竿為旗蒼頡篇浮橋後漢書岑彭傳公孫述橫江水起

木兩頭銳者為槍浮橋後漢書岑彭傳公孫述橫江水起

兵符說文符筴也筴竹索也元和郡縣志翼州馬雲騰後

書劉表傳贊旗火爍吳語左軍皆赤常赤旗丹甲朱羽之

雲騰冀馬旗火爍輜望之如火劉孝儀詩曉陣爍郊原

摧鋒梁簡文帝詩驅兕爾雅釋獸超乘左傳秦師過周

百獠詩無教獠升木爾逢掖記儒行衣漫胡莊子說劍

野雞皆雉占者曰不及十年其野主殺而地分十二年九

月已亥甲夜有流星起中天首如甕尾如二百斛船長十

餘丈聲如羣鴨飛明若火炬過月下西流須臾有聲礮礮

墜地有大聲如壞屋者三在陳蔡開按十二年九月正當

聯句之時蓋紀其實也十月遂擒元濟

至十四年滅李師道則兗鄆之應也

唳皆謂晉犬羊為爪牙譬驅虎兇以赴犬羊也鷹鷂左傳

師之至禮于其君者去之如燒陂孫子火攻篇一曰火人灌壘趙

鷹鷂之逐鳥雀也策三國之兵乘晉陽決晉水而憑軾左傳君憑昏迷書蠹

灌之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憑軾軾而觀之昏迷茲有

苗昏迷執父詩伯也執父兇徒北史裴延雋傳賊蹈藉司

不共相如上林賦步騎之所啗嚼按逆族即逆黨時李愬得賊

相若人臣之所蹈藉啗嚼將輒不殺更與之謀因獻滅

蔡之策故曰舳舻漢書武帝紀元封五年南巡淮泗舊唐

相啗嚼也舳舻狩自尋陽浮江舳舻千里淮泗書憲

宗紀十一年十二月初置淮潁水運使運揚子院米自淮

陰沂流至壽州入潁口至於項城又沂流入潑河輸於鄆

城得米五十萬石菱一千五百萬束省汁
運七萬六千貫舳艦亘淮泗謂此事也
旆旌詩悠悠夏

鄂新唐書地理志鄂州江夏郡屬江南道按平淮西碑是

使李光顏將河東魏博郃陽三軍河陽節度烏重裔將朔
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壽州團練使李文通將宣武

淮南宣歙浙西四軍鄂岳觀察使李道古唐鄧隨節度使
李愬各以其兵進戰凡十六道故旆旌連於夏鄂軍容之

盛如氏羌詩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按新唐

也駟駱詩有駟角逐左傳晉人逐增繳漢書張良傳雖有

支郡黜漢書晁錯傳請諸侯閑田削記王制諸侯之有功

其有削地者退無功按淮蔡用兵時嚴綬經年無功罷為

歸之閑田太子少保李遜應接不至貶為恩王

傅高霞寓敗於鐵城貶歸州刺史袁滋懦不
能軍貶撫州刺史漢刑四句蓋指其事也
耐為鬼薪白粲應劭曰司斧鑕公羊傳執斧鑕從君東西

取薪給宗廟為鬼薪
雅雨堂

主尚邱壑世說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曰此子宜置邱壑中獻俘囚左傳獻俘于文宮詩

在泮漢書陳湯傳斬郅支首及明王以下宜縣頭藁獻囚藁街街蠻夷邸閒師古曰藁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

也張衡西京賦左有峻函重險桃林之塞括地桃塞志今陝州桃林縣以西至潼關皆是桃林塞錢鑄

詩痔乃漢書高帝紀所鹵掠漢書高帝紀所策勲左傳飲至舍爵龍頷史記

衛青傳封韓說為龍頷侯歸獸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崔浩曰今河間龍頷村識其政事作武成朱子曰

歸獸用書序語對策勲為切但當獸作狩義耳按書序歸獸大抵即歸馬放牛之義左思魏都賦喪亂既弭而能宴

武人歸獸而去戰亦用麟脚司馬相如子虛賦射麋脚麟書序而與此詩更切章昭曰脚謂持其脚也方云

此詩用魏闕秦關龍詰誅記月令詰給復漢書高帝紀非頷麟脚皆借對也誅暴慢給復七大夫以下皆

復其身應劭曰不輸戶賦也按新唐書憲宗紀十一年七月免淮西鄰賊州夏稅及十二年十月元濟擒後給復淮

西二年免旁州來歲夏稅澤髮釋名香澤者人髮恒鑿落蓋事之必然者可逆料也枯悴以此濡澤之也

〔王云〕鑿落飲器〔白樂天詩〕安存〔後漢書馬融傳〕贊生洗雪

〔後漢書〕段熲傳洗雪百年之逋負按蔡平後帝使梁守謙

悉誅賊將裴度騰奏申解全省者甚衆蓋洗雪之議已早

也春蠶〔陶潛詩〕春箔〔王云〕以竹為箔所以盛蠶按箔說文

薄故字从艸也方言薄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苗又槌

謂之植郭璞注絲蠶薄柱也齊民要術三月清明節令蠶

妾具槌持箔籠廣韻箔簾箔也薄蠶具也總之古字只作

薄以後則薄箔亦通用耳王肅妻謝氏詩本為薄上蠶今

作機旁午〔漢書霍光傳〕使者旁午〔師〕絲綸〔記緇衣〕王言如

上絲〔古曰〕一縱一橫為旁午〔師〕絲綸〔絲其出如綸

中堅〔後漢書光武紀〕衝其中堅〔注〕凡軍事中軍鼓鐸〔吳語〕

秉袍親就鳴鐘鼓丁寧錚于振鐸曰中堅也

休奕詩鳴錫振鼓鐸旌旗象虹蜺〔班昭〕敬器頌侍

高門〔史記〕鄒奭傳為開第康莊粉獲〔書梓材〕惟其塗丹獲

跋朝〔王云〕猶言魏闕〔周禮〕天官冢宰正月之吉始和縣治

王篇心存乎魏闕之下雲漢詩棧樸倬秦關雍錄古嘗立關塞者凡

十里出華州華陰縣外則唐潼關也自潼關東二百里至

陝州靈寶縣則秦函谷關也自靈寶縣三百餘里至河南

府新安縣則巖壑郭璞江賦碕橐鞬左傳右問遺漢書婁敬傳以

漢函谷關也歲時數詩公劉于清宴陳書高祖紀一朝開拓揚雄

問遺囊橐囊橐詩公劉于清宴陳書高祖紀一朝開拓揚雄

賦拓迹開統苗泰交廣記昇平張衡東京賦治致升平之

漢武帝元鼎中開拓土境德善曰升平謂國太平也

作噩爾雅釋天太歲在酉曰作噩淮南天文訓作鄂下究

鶡冠子上武颺漢書司馬相如傳協旁魄司馬相如傳蠻

情不下究武颺氣橫流武節焱逝旁魄司馬相如傳蠻

陬左思魏都賦蠻陬夷落朔漠漢書叙傳龍荒朔幕刺斫

譯導而通鳥獸之民也莫不來庭幕漠通刺斫

晉書楊駿傳駿遺孫登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斫斫

刺斫北史安德王延宗傳齊人後斫刺死者三千餘人吾

相按相謂裴度然曰兩優游兼指韓宏而言也裴韓和衷

公所說也故詩中猶致意焉舊唐書宏傳累授檢校左

右僕射司空憲宗
即位加同平章事
他人按他人蓋指李逢吉輩曰雙落莫者前此章貫之以數請罷兵免相

至此逢吉亦為憲
宗所惡出領劍南
負鼎史記殷本紀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

說鑿門淮南兵略訓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將軍受命鑿凶門而出
顯嚴莊子庚桑楚篇貴富

者勃志也
九遷任昉為范尚書表千秋之一日九遷善曰東觀漢紀馬援與楊廣書曰車丞相

高祖園寢郎一月九遷為丞
狐趙左傳晉公子從者狐偃趙衰世說山公與嵇阮

契若金蘭山妻韓氏曰負羈之
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
衛霍史記衛青霍去病何承天安邊論漢氏方

隆衛霍
芬芳南史范泰傳抽其宮娃其女娃羸是為惠后

方言娃美也吳楚衡淮之
宮綽約莊子逍遙遊篇
月毫梁昭

閒曰娃故吳有館娃之宮
綽約莊子逍遙遊篇
命衣周禮春官典命上公

之毫鸞詞場月白
霜鏗張協七命霜鏗水凝冰刃露結
命衣周禮春官典命上公

九命其車旗衣服
藻火書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
禮儀皆以九為節
藻火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按新唐書車

服志一品青衣纁裳九章龍山華蟲火宗彝在衣藻粉米黼黻在裳二品七章華蟲火宗彝在衣藻粉米黼黻在裳

三品五章宗彝藻粉米在衣黼黻在裳自四品以下不用藻米矣賜樂記王制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

賜伯子男樂拊搏書搏拊琴瑟以詠兩廂史記周昌傳呂后側耳於東廂聽索隱曰正寢

之東西堂皆號曰廂言似廂篋之形也擗樂府古辭擗榼五木香勺藥方云勺藥字文選凡

四見皆音酌略姚令威曰後語有仍祈卻老藥此當異讀癸辛雜識韓昌黎詩兩廂鋪擗榼五鼎調勺藥上林賦注

云勺藥根主和五藏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為勺藥南都賦曰歸鴈鳴鷄香稻鮮魚

以為勺藥文穎文儼等解不過稱其美本草亦止言辟邪氣而已獨韋昭曰今人食馬肝者合勺藥而煮之馬肝至

毒或誤食之至死則制食之毒者宜莫良於勺藥故獨得藥之名耳張景陽七命乃音酌略廣韻亦有二音

玉佩記玉藻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唐黃金絡古樂府相逢行

黃金絡馬頭登龍後漢書李膺傳士有被傾藿曹植求通觀者盈道傍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親親表若

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青娥江淹神女賦長袖宋玉神女賦奮

立躑躅而不安紅頰李白詩昭君拂玉鳴籥周禮春官籥師掌教舞羽

籥籥卻老藥史記封禪書李少君以祠竈卻老方見上配罇

罇孔叢子書盤庚曰茲予大亨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必祀之於廟所以馨罇爾雅釋樂大磬謂之馨大鐘謂之

博松篁王勣遊北山莞蒨張衡同聲歌思為莞洗沐史記

君傳長子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脾臄詩嘉穀

按古人休假以洗沐為名蓋亦取澣濯之義脾臄脾臄

忸怩書顏厚隕獲記儒行儒有不詼諧漢書東方朔傳朔

斬馬漢書朱雲傳願魚羔漢書楊惲傳芒屨史記虞卿傳

趙孝成王徐廣離隱豹列女傳陶荅子妻曰南山有元豹

處士將出也 求伸獲易繫辭尺蠖之一 鶚孔融薦彌衡表驚 諛鳥累百不如一鶚

噱漢書序傳談笑大噱說文噱大笑也 揄揚班固兩都賦序雍容揄揚 熏灼漢書谷永傳許班之貴傾

動前朝熏灼四道舊漢書高帝紀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極歡道舊故為笑樂 綺紈方賞賜無量

漢書叙傳出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 下客南史謝靈運傳何長瑜當今仲宣而飴以

下客為醴酪記禮運以 貢粢異詩憬彼淮夷來獻其琛 賜酺漢書文帝紀初

即位賜酺五日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音步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

師古曰酺之為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為酺服音是也記禮器周禮其猶釀與注合錢飲酒為釀史記

貨殖傳進釀飲食說文釀會飲酒也 鼓還槌世說王大將軍自言知打鼓吹於坐振袖而起揚槌奮擊音節

捷從禽易屯卦即鹿无虞以從禽也 弓始曠孫子兵勢篇勢如曠弩說文曠弩滿也 移日

漢書夏侯嬰傳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 通宵北史李謐傳謐好學 五白宋玉招魂

成臯而牟
呼五白些
六奇
凡六出奇計
布濩
司馬相如上林
簫勺
漢書陳平傳

禮樂志
房中歌簫勺羣慝
告成
書大告
云亭
史記封禪書
昔無懷氏封

泰山禪云云黃帝
封泰山禪亭亭
矩護
屈原離騷求
前堂
漢書田蚡傳前

旃
清夜
曹植詩清
東第
司馬相如諭巴
良辰
魏文帝詩良

會構
蓮房竹籜
杜甫詩露冷蓮房墜粉紅
五狩
書五載
恒

岱
書歲二月東
巡守至于岱宗
三畋
記玉制天子諸侯無

豆二為賓客三
楊柞
漢書宣帝紀往來長楊五柞宮三輔

為充君之庖
里宮中有垂楊數畝五柞宮在扶
農書
漢書藝文志農九

風蓋屋宮中有五柞樹因為名
照詩農書滿塵閣按新唐書李泌傳中和節百
馬法
揚雄

家進農書以示務本又柳宗元集有進農書表
美新方甫刑匡馬法善曰馬法司馬穰苴之法也孫云
武帝時有善相馬者東京門作銅馬法按孫說非也懸

格陸賈新語師旅新息漢書地理志汝南郡新息孟康曰

書地理志蔡州汝南郡故息國其後徙東故加新云新唐

新息上縣屬河南道謂冬至按二說皆通然十月

謂之陽月純陰無陽也今云陽生則冬至之說為長況此

乃逆料之詞則雪下可以收新息陽生可以過京索從晚

秋後遞推之耳其後十月壬申李愬因天大雪京索漢書

夜半取蔡州至十一月班師其言蓋不爽也高帝

紀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應寢訛詩或寢

劭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亭或訛歌詩或

帝載書有能奮庸彌天地易繫辭易與天地準螢燭曹

求自試表螢燭莊子君之所讀者

朱光增輝日月古人之糟魄已夫

顧嗣立曰俞瑒云昌黎與東野聯句多以奇峻爭高而此

篇獨典贍和平誠各因人而應之也亦可見公才大之處

矣

按此詩分兩截看開手八句是引子自夷凶匪兼弱領前半截是實寫有事可據如百牢犒輿師千戶購首惡謂上

命梁守謙宣慰諸軍授空名告身五百通及金帛以勸死
事也平生恥論兵末暮不輕諾即公上言淮蔡破敗可立
而待也多士被沾汚小夷施毒蠹謂李師道上表請赦吳
元濟王承宗遣將奏事為元濟游說師道又遣盜焚獻陵
殺武相焚襄州軍儲斷建陵門戟諸事也間使斷津梁潛
軍索林薄謂是時官軍與淮西兵夾激水而陣東都留後
呂元膺捕獲山棚賊衆及中岳僧圓淨諸為師道謀逆救
蔡者也紅塵羽書靖大水沙囊涸謂官軍與淮西兵夾激
水相顧望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度激水於是河
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度進逼鄆城也未足煩刀
俎只應輸管鑰即公條陳用兵所言蔡州士卒皆國家百
姓若勢窮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也燒陂除積聚灌
壘失依託謂李光顏烏重胤敗淮西兵於小激水高霞寓
敗淮西兵於朗山焚二棚也兇徒更蹈藉逆族相啗嚼謂
賊黨丁士良陳光洽吳秀琳李佑降於李愬董昌齡鄧懷
金降於光顏即為官軍畫策討賊者也軸轡巨淮泗旆旌
連夏鄂謂宣武等十六道之軍實軍容也漢刑支郡黜周
制閑田削謂高霞寓敗於鐵城李遜應接不至上貶霞寓
歸州刺史左遷遜恩王傅嚴綬經年無功以為太子太保
袁滋去斥堠止兵馬貶為撫州刺史也以上是實寫皆未

平淮蔡之事其下自且待獻俘囚領後半截是虛寫皆懸
 擬鐵賊奏凱振旅飲至諸事其曰雪下收新息陽生過京
 索乃謂賊勢日促行且就擒官軍成功計日可待此夸張
 其詞以壯軍聲耳淮蔡之平事在十月此詩題曰晚秋灼
 然可知宋人說韓詩多有不當惟魏仲舉以此為未平時
 作甚是顧嗣立注本以為多序歸朝策勳賜醕等事或為
 歸朝後作是則詩在十月題不當曰晚秋又在京師尤
 不當曰郾城矣此未詳後半領語且待二字文義也

譴瘧鬼

按韓醇謂此詩為皇甫鍾程昇諸人而作無所取義

屑屑水帝魂謝謝無餘輝如何不肖子尚奮瘧鬼威乘秋作

寒熱翁嫗所罵譏求食歐

鳥后切俗作嘔

泄聞不知臭穢非醫師加

百毒熏灌無停機灸師施艾炷酷若獵火圍詛師毒口牙舌

作霹靂飛符師弄刀筆丹筆交橫揮咨汝之曹出門戶何魏

魏祖軒而父頊未沫於前徽不修其操行賤薄似汝稀豈不

忝厥祖醜他典切然不知歸湛湛江水清歸居安汝如清波為

裳衣白石為門畿呼吸明月光手掉芙蓉旂降集隨九歌飲

芳而食菲贈汝以好辭出汝去莫違

肩肩

史記封禪書肩肩如有聞

水帝

淮南天文訓北方水也其帝顓頊

謝謝

按說文謝辭去也重

言之者言其去之久遠也

瘡鬼

後漢書禮儀志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注漢舊儀顓頊氏有二子生而亡去

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瘡鬼

乘秋

黃帝素問夏傷于暑秋必瘧瘧

寒熱

素問夫瘧氣者陰勝則寒陽勝

則熱翁媪

古樂府捉搦歌願得兩個成翁媪

求食

左傳鬼猶求食若教氏之鬼不其餒而

歐泄

漢書嚴助傳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

臭穢

漢書費長房傳臭穢特甚

醫師

周禮天官醫師掌醫

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

新唐書百官志太醫署令二人掌醫療之法其屬有四一曰醫師二曰針師三曰按摩師

四曰咒禁師

炎師

莊子盜跖篇邱所謂無病而自灸也

艾炷

隋書麥鐵杖傳安能艾炷額瓜蒂欬鼻

詛師南史荀伯玉傳伯玉夢中自謂是咒師凡六唾咒之

禁被除為厲者有六龍出兩腋下新唐書百官志咒禁博士掌教咒

齋戒以受焉符師後漢書方術傳麴聖卿善為丹書符

書章有病不服刀筆漢書蕭曹傳贊軒頊史記五帝本紀

藥飲符水而已皆起秦刀筆吏軒頊帝顓頊高陽者

黃帝之孫而未沫屈原離騷芬至今

昌意之子也未沫猶未沫注沫已也

越語余雖覲湛湛宋玉招魂湛湛門畿詩薄送我畿

然而人面哉然人面哉

旂按離騷只云集芙蓉以為裳九歌有云蓀橈兮蘭旂

王逸曰以蓀為楫權蘭為旂旂芙蓉旂蓋仿而言之九

歌王逸楚辭序楚俗信鬼而好祠必作歌樂

鼓舞以樂諸神屈原因為作九歌之曲好辭按好辭

釋蔡邕黃絹幼婦外孫字本解

壘白以為絕妙好辭也

按此為宰相李逢吉出為劍南東川節度而作也舊唐書

逢吉本傳為貞觀中學士李立德之曾孫新唐書宗室世

系表載其出姑臧房為興聖皇帝之後蓋其人名家子也

然本傳言其天性姦回妒賢傷善則名家敗類矣故詩借

瘡鬼為顛頊不肖子以刺之篇中咨汝之胄出至豈不忝厥祖一段正謂其有玷家風傳又云憲宗以兵機委裴度逢吉忌其成功密沮之上因罷其政事出之東川篇中後設湛湛江水清至降集隨九歌正謂其譴出劔南結句飲芳而食菲言主恩寬大猶享厚祿終云贈汝以好辭言不忍明斥善戲謹兮也鄆城聯句有天殃鬼行瘡語即此詩之緣起

鄆城晚飲奉贈副使馬侍郎及馮李二員外

原注馮宿時以

都官李宗閔時以禮部並從征新唐書馮宿傳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貞元中進士第為太常博士再遷都官員外郎裴度節度彰義軍表為判官淮西平除比部郎中長慶時進知制誥終東川節度使李宗閔傳宗閔字損之鄭王元懿四世孫擢進士從藩府辟署入授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裴度伐蔡引為彰義觀察判官蔡平遷駕部郎中知制誥

城上赤雲呈勝氣
眉閒黃色見歸期
幕中無事惟須飲
即是

連鑣向闕時

赤雲

新唐書吳武陵傳吳元濟未破數月武陵自硤石望東南氣如旗鼓矛楯皆顛倒橫斜少選黃白氣出西

北盤蛇相交武陵告韓愈曰今西北王師所在氣黃白喜象也不閱六十日賊必亡

黃色

玉管照神畫黃色喜

微

連鑣

沈炯詩連鑣度蒲海

酬別留後侍郎

原注蔡平命馬總為留後新唐書馬總傳吳元濟禽總為彰義節度留後

為文無出相如右謀帥難居卻穀

音斛

先歸去雪銷溱洧動西

來旌旆拂晴天

相如右

謝惠連雪賦相如未至居客之右按新唐書馬總傳總篤學雖吏事倥傯書不去前論著頗多卻

穀

左傳晉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穀可說禮樂而敦詩書乃使卻穀將中軍

雪銷

按李

愬以雪夜入蔡州時方冬多雪故宿神龜詩云啄雪寒鴉赴始飛次硤石詩又曰數日方離雪

溱洧

詩溱與洧

方渙
渙兮

宿神龜

一有驛字

招李二十八馮十七

九域志汝州有神龜驛臺開皇初建

荒山野水照斜輝
啄雪寒雅趁

丑刃切

始飛夜宿驛亭愁不睡

幸來相就蓋征衣

趁

說文趁趨也杜甫詩溪喧獺趁魚

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

原注李正封也新唐書地理志汝州臨汝郡襄城望武德

元年以縣置汝州貞觀元年州廢屬河南道

周楚仍連接川原乍屈盤雲垂天不暖塵漲雪猶乾印綬歸

台室旌旗別將壇欲知迎候盛騎火萬星攢

周楚

按河南本周地而襄城則近楚漢書地理志襄城奇屬潁州郡有西不羹蓋即春秋時楚靈王所城也馬

火後漢書廉范傳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

同李二十八員外從裴相公野宿西界

四面星辰著地明散燒烟火宿天兵不關破賊須歸奏自趁

新年賀太平

天兵

漢書揚雄傳天兵四臨

過襄城

鄆城辭罷過襄城潁水嵩山刮眼明已去蔡州三百里家人

不用遠來迎

刮眼

江表傳呂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日相待

次破石

水經注穀水出嶠東馬頭山西接嶠電又東逕於雍谷溪回岫縈紆石路阻峽故亦有破

石之稱矣新唐書地理志陝州陝郡大都督府本宏農郡領縣六硤石上本嶠武德元年置貞觀十四年移治陝石塢因更名有底柱山山有三門河所經太宗勒銘屬河南道

數日方離雪今朝又出山試憑高處望隱約見潼關

潼關

水經注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北流逕潼谷水或說因水以名地也杜佑通典潼關本名

衝關言河流所衝也雍錄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東北三十里新唐書地理志虢州宏農郡閩鄉有潼關屬河南道

和李司勳過連昌宮

原注李正封也全唐詩話李正封字中護以司勳員外郎從度

出征終監察御史新唐書地理志河南府壽安縣西二十九里有連昌宮顯慶三年置樊云連昌宮按志

高宗顯慶三年置然詩落句云云疑為明皇所作而元微之連昌宮詞大概亦詠明皇帝云公從晉公

平淮西回過壽安而作按連昌宮雖作自高宗然遊宴之感無如明皇此遺民之所以只問開元也

夾道疎槐出老根高薨巨桷壓山原宮前遺老來相問今是

開元幾葉孫

高薨

水經注鐫石開軒高薨架峰

遺老

詩不慙遺一老李白詩六帝餘古邱樵蘇泣遺老

幾葉

孫

詩昔在中葉有震且業東觀漢記光武皇帝高祖九葉孫

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

原注張賈

荆山已去華山來日出潼關四扇開刺史莫辭迎候遠相公

親破蔡州迴

荆山

書禹貢導岍及岐至于荆山新唐書地理志號州湖城縣有覆釜山一名荆山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

暫辭堂印執兵權盡管諸軍破賊年冠蓋相望

平聲催入相待

將功德格皇天

堂印

按新唐書百官志初三省長官議事於門下省之政事堂其後裴炎徙政事堂於中書省張說為相又改

政事堂為中書門下程異傳異為宰相自以非人望久不

敢當印秉筆是宰相之印為堂印也韓宏以宣武節度使

累授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拜淮

西行營都統故曰暫辭堂印執兵權也

格皇天書佑我烈祖格

桃林夜賀晉公

書放牛于桃林之野傳桃林在華山東新唐書地理志陝州靈寶縣本桃

林屬河南道云按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十二年十

二月壬戌以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處置使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裴度守本官賜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三

千戶丙子以右庶子韓愈為刑部侍郎考其年十二

月丙辰朔壬戌則其月七日度以其月十六日方至

自蔡則前除命蓋在未入朝之前故曰桃林夜賀晉

公

西來騎火照山紅夜宿桃林臘月中手把命珪兼相印一時

重登賞元功

臘月

廣雅釋天臘索也夏曰清祀命珪周禮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

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以玉作六瑞

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相印
漢書百官公卿

印紫元功後漢書馮衍傳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

晉公被賊回重拜台司以詩示幕中賓客愈奉和唐

書裴度傳八月三日度赴淮西二十七日至郾城巡撫諸軍宣達上旨士皆賈勇出戰皆捷十月十一日

唐鄧節度使李愬襲破懸瓠城擒吳元濟十一月二十八日度自蔡州入朝十二月詔加度金紫光祿大

夫宏文館大學士賜勳上柱國封晉國公食邑三千戶復知政事

南伐旋師太華東天書夜到冊元功將軍舊歷三司貴相國

新兼五等崇鷓鷯欲歸仙仗裏熊羆還入禁營中長慙典午
非材職得就閑官即至公

三司

按漢書百官公卿表以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

馬冠以將軍之號位在司徒上後漢書百官志云以衛青

數征伐有功以為大將軍置大司馬官號以尊寵之其後

霍光王鳳等皆然是大將軍之貴壓三司也至

車騎將軍則儀同三司此始自鄧騭見騭傳

典命掌諸臣五等之命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古者人臣

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

明其等曰伐積曰曰闕按五等之爵公侯

伯子男度以宰相封晉國公爵最崇也

鷓鷯梁簡文帝

南郊頌塵

清世晏蒼兕無所用其武功運謚時雍鷓鷯咸並

修其文德按此指諸文臣為幕職者仍歸班列也熊羆尚

桓桓如虎如貌如熊如羆按舊唐書裴度傳

詔以神策軍三百騎衛從今還入禁營也

典午蜀志譙

書版示文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者謂司馬也

云白樂天自江州司馬還朝再出亦曰昔徵從典午按庾

昌次寺集箋主

卷十

七 雅雨堂

信哀江南賦居笠轂而掌兵出蘭池而典午蓋自叙其為東宮領直節度兵馬之事韓白皆祖此也閑官重

拜台司即十二月壬戌之命越十四日丙子公之除書始下故此詩有得就閑官之語

石林詩話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餘不失常與五

外之意自杜甫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常恨無復繼

者韓退之筆力最為傑出然每苦意與語俱盡和裴晉公破蔡州迴詩所謂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非

不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不若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

雨會中央語遠而體大也按此詩氣度高華情事詳盡雜之盛唐無復可辨石林詩話乃猶有所不足非公論也

送李員外院長分司東都云李員外正封也按以下諸詩元和十三年宮刑

部侍郎時作是年七月轉兵部侍郎

八年秋露下羈旅逐東征今歲春光動驅馳別上京飲中相

顧色送後獨歸情兩地無千里因風數寄聲

上京

潘尼詩乃漸上京

無千里

按後漢書郡國志京尹長安高帝所都雒陽西九百五十里舊唐書

地理志京兆府去東京八百里河南府在西京之東八百里數雖不同總不及千里也

因風

李陵答蘇

武書時因北風復惠好音

蔣云此詩首四句隔句對也古詩昨夜越溪難含悲赴上

蘭今朝踰嶺易抱笑入長安退之特效其體按元和尚此

格元白比比有之然不足學氣促而力薄也

獨釣四首

侯家林館勝偶入得垂竿曲樹行藤角平池散芡盤羽沈知

食駛緝細覺牽難聊取夸兒女榆條繫從鞍

侯家

按侯家自是常語即如韋氏莊太平公主莊等皆可謂之侯家也蔣之翹乃云侯家疑即侯喜不應於侯

喜無片語及之後二首所嗟所行藤角按行猶引也藤角即藤子猶云槐角

期皆不似相遲主人之語也按散者言四散敷布也芡葉似草豆角也廣雅釋散芡盤荷而大其形如盤故謂之芡盤羽

沈按釣絲繫之以羽以驗魚之吞鈞牽緡六韜食餌牽緡

一徑向池斜池塘野草花雨多添柳耳水長減蒲芽坐厭親

刑柄偷來傍釣車太平公事少吏隱詎相賒

蒲芽杜甫詩渚蒲芽白水荇青坐厭韋應物詩坐厭淮南守刑柄王云時公為刑部侍郎釣

車水經注陵陽子明釣得白龍放之三年龍迎子明上陵陽山百餘年呼山下人與語溪中子安問子明釣車所

在吏隱杜甫詩肯信吾兼吏隱名

獨往南塘上秋晨景氣醒露排四岸草風約半池萍鳥下見人寂魚來聞餌馨所嗟無可召不得閤吾餅

秋半百物變溪魚去不來風能圻芡背露亦染黎顛遠岫重
疊出寒花散亂開所期終莫至日暮與誰迴

按四詩之中纖小字太多一首藤角芡盤二首
柳耳蒲芽四首芡背黎顛小家伎倆耳不可法

南內朝賀歸呈同官

新唐書地理志太極宮謂之西
內大明宮曰東內興慶宮謂之

南內

薄雲蔽秋曦清雨不成泥罷賀南內衙歸涼曉淒淒綠槐十

二街渙散馳輪蹄余惟慙

直降切

書生孤身無所齋三黜竟不

去致官九列齊豈惟一身榮佩玉冠簪犀混蕩天門高著籍

朝厥妻文才不如人行又無町

徒頂切

畦問之朝廷事略不知

東西況於經籍深豈究端與倪君恩太山重不見酬稗

音

所職事無多又不自提撕西音明庭集孔鸞曷取於鳧鷖樹以

松與柏不宜閒蒿藜婉變自媚好幾時不見擠貪食以忘軀

甚與鮮通不調鹽醢法吏多少少年磨淬出角圭將舉汝愆尤以

為已階梯收身歸關東期不到死迷

衙新唐書儀衛志天街洪云中朝事迹天街兩畔樹槐俗號為槐街白樂天遊園詩云

下視十二街綠槐史記汲黯傳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間紅塵即此也三黜皇甫湜誌公墓云為御史尚書

曰甚矣汲黯之戇也三黜皇甫湜誌公墓云為御史尚書

即中書舍人前後凡三貶及為刑部侍郎言憲宗迎佛骨貶潮州此詩所謂三黜則未貶潮州前為右庶子曰作按

詳語意正當在刑部侍郎時故曰致官九列為右庶子時安得云九列也且方在黜時何以謂之不去又何以謂之

政官九列後漢書孔融冠簪犀按新唐書車服志天子五

簪導皇太子犀簪導羣臣自一品以下皆角簪導文官九品公事弁服牙簪導則犀簪為太子之服然九品用牙簪而角在牙之上漢書魏相傳霍光夫人顯及諸女皆則角亦犀也著籍通籍長信宮師古曰謂禁門之中皆

有名朝厥妻顧嗣立曰公示兒詩云恩封高不如人左傳

武曰臣之壯無町畦莊子人間世篇彼且為無端倪莊子

也猶不如人師篇反復終稗梯爾雅釋草稗莠注稗似稗布地生穢草提撕顏氏家訓整

始不知端倪司馬相如子虛賦其上則有鵝雛鳧鷖詩鳧鷖蒿

藜史記封禪書管仲曰今嘉婉孌詩婉孌擠莊子人間世

之調鹽醢楚國策黃雀俯喙白粒仰棲茂樹自以為無患

將已加乎十仞之上畫角圭按角圭即圭角也唐人好倒

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用字如鮮新莽鹵角圭之類

按此詩元和十三年秋作時為刑部侍郎副鄭餘慶詳定禮樂詩中文才不如人不知朝廷事不深究經籍不提撕職事云云蓋當時必有以此排之者故云然耳新唐書鄭餘慶傳餘慶引韓愈李程為副崔偃陳佩揚嗣復庾敬休為判官詩云孔鸞鳧鸞松柏蒿藜諸人必有不相合者觀後寄鄂岳李大夫詩則知與李程舊有違言其餘可推已故恐得罪而有引身自退之思也

朝歸

云與前詩同時作

峩峩進賢冠耿耿水蒼佩服章豈不好不與德相對顧影聽

其聲頽顏汗漸

子廉切

背進乏雞犬效又不勇自退坐食取其

肥無堪等聾聵長風吹天墟秋日萬里曬抵暮但昏眠不成

歌慷慨

進賢冠

古今注文官冠進賢冠古委貌之遺象也新唐書車服志進賢冠者文武朝參之服也二品以上三

梁五品以上兩梁九服章書天命有德犬雞效云犬雞

君雞鳴狗聾聵晉語文公問于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

盜之意聾聵謹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聾聵不

可使聽昏聩廣雅釋詁曬曝也世說郝隆七歌慷燕

不可使謀策復為羽曬月七日出日中仰臥曰我曬書

聲慷慨古意韓云華山記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

深遠矣而孫氏引李肇國史補言愈好奇登華山絕

峰發狂慟哭沈顏作登華旨略曰仲尼悲麟悲不在

麟也墨翟泣絲泣不在絲也又引公答張徹詩云洛

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陁以實國史補云質之校本乃

大不然朱子曰此詩本以古意名篇非登山紀事之詩也

太華峰頭玉井蓮開花十丈藕如船冷比雪霜甘比蜜一片

入口沉痾音阿痊我欲求之不憚遠青壁無路難躡緣安得長

馬次詩集卷五十一 雅雨堂

梯上摘實下種七澤根株連

太華

西山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

玉井

古樂府捉搦歌華陰山頭百丈井下

有泉水徹骨冷述異記崑崙山有玉桃光明洞徹而堅瑩須以玉井水洗之便軟可食

十丈

按拾遺記鬱水

生碧藕長千常七尺為常也有千常之藕自應有十丈之花甚言方士之迂誕至於此極也

雪霜

洞冥記龍

肝瓜生於冰谷仙人瑕邱仲采食之千歲不渴瓜上恒如霜雪刮嘗如蜜滓

甘比蜜

家語楚江萍大如斗

甜如蜜

一片

神異經西北荒中石邊有脯名曰追復食一片復一片

沉痾

晉書樂廣傳沉

痾頓

青壁

嵇康琴賦丹崖險巖青壁萬尋

黃緣

左思吳都賦黃緣山嶽之岳

長梯

張協七命

搆雲梯

七澤

司馬相如子虛賦楚有七澤其小者名曰雲夢方九百里

根株

魏明帝詩兔絲無根

株蔓延

自登緣

按此為憲宗信仙采藥而作新唐書元和十三年詔天下求方士李道古因皇甫鏞薦山人柳泌言天台多靈草止

信之以泌權知台州刺史十四年泌至天台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舉家逃入山中此詩託言太華以比天台託言蓮藕以比靈草深入天台故曰不憚遠卒無所得故曰難夤緣也其曰我者經傳指君之義例也

讀東方朔雜事

樊云漢武帝內傳帝好長生七夕西王母降其宮有頃索桃七枚以四枚

與帝自食三枚曰此桃三千年一實時東方朔從殿東廂朱鳥牖中窺母母謂帝曰此窺牖兒嘗三來偷吾桃昔為太山上仙宮令到方丈擅弄雷電激波揚風風雨失時陰陽錯迕致令蛟鯨陸行海水暴竭黃鳥宿淵於是九潦丈人乃言於太上遂謫人間其後朔一旦乘雲龍飛去不知所按太上仙宮令云今漢武內傳中竟無此語想東方朔雜事別有其書即班固為朔傳贊所云後世好事者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不足多辨也

嚴嚴王母宮下維萬仙家噫

音隘

欠為飄風濯手大雨沲方朔

乃監子驕不加禁訶偷入雷電室輞

音轟

魯登切

掉狂車王母

聞以笑衛宮助呀呀不知萬萬人生身埋泥沙簸頓五山踣

流漂八維絃或作蹉曰吾兒可憎奈此狡獪古外切何方朔聞不

喜褫身絡蛟蛇唐何切瞻相去聲北斗柄兩手自相接奴禾切羣仙

急乃言百犯庸不科向觀睥睨處事在不可赦音奢欲不布露

言外口實誼譁王母不得已顏頰口齋音咨或作咨嗟頷頭可其

奏送以紫玉珂方朔不懲創挾恩更矜誇詆欺劉天子正晝

溺徒弔切殿衙一旦不辭訣攝身凌蒼霞

嚴嚴方云古巖巖通詩維石巖巖王母宮集仙錄西王母者龜臺金母也

所居宮闕在崑崙之圃閭風之苑有城千重玉樓十二瓊

華之闕光碧之堂九層元室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碧
水噫欠方云聚氣為監子史記平原君傳禁訶說文訶大言而怒也

翰較

王褒洞簫賦雷霆較翰

泥沙

郭璞江賦或汎激於泥沙

五山

列子湯問篇渤

海之東其中有五山也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

八維

東方朔七諫引八維以自

道兮含沆瀣以長生吾兒

漢書金日磾傳曰磾子或自後擁上項曰磾見而目之上謂曰磾何怒吾兒為

獾

神仙傳麻姑求少許米擲之墮地皆成丹砂王遠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不喜復作如此狡獾變化也

禡

身

按禡身猶脫身也易訟卦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絡蛟蛇

按揚雄蜀都賦其深則有水豹蛟蛇張衡

西京賦驚蝸蝮蟬蛟蛇蛟蛇二字連用本此絡謂以蛟蛇自纏絡喻固結於權幸也

北斗柄

星經北

之七政為人君號令之主出號施令布政天中臨制四方又三公三星在斗柄東和陰陽齊七政按瞻相北斗柄言

其覲觀

兩手接

說文接推也从手委聲一曰兩手相切摩也徐鉉曰今俗作接非是

羣仙

帝內傳羣仙數

不科

廣韻科程也條也諸葛

睥睨

干光耀庭宇

齋嗟

易萃卦上六齋浴涕洟

可其奏

史記汲黯傳避帷中

可其
紫玉珂梁簡文帝詩詆欺漢書東方朔傳郭舍人恚

劉天子蜀志秦宓傳天子溺殿衙漢書東方朔傳朔嘗醉

敬有詔免姓劉是以知之辭訣列仙傳陶安公騎赤龍上南

為庶人山城邑數萬人送之皆辭訣

按韓醇又指此詩為皇甫鎛諸人亦不合洪興祖以為譏

挾恩弄權者其論與指皇甫鎛程异之論較切然亦未見

為何事何人則於唐書殊失深攷愚見刺張宿也舊書本

傳宿布衣諸生也憲宗為廣陵王時即出入邸第及在東

宮宿時入謁監撫之際驟承顧擢授左拾遺以舊恩數召

對禁中機事不密貶彬州彬縣丞十餘年徵入歷贊善大
夫左補闕比部員外郎李逢吉言其狡諂上欲以為諫議
大夫逢吉奏其細人不足污賢者位崔羣王涯亦奏不可
上不悅乃用權知諫議大夫俄而內使宣授詩云嚴嚴王
母宮指宮禁也驕不加禁訶憲宗念舊恩也偷入雷電室
數入禁中也輒較掉狂車機事不密也羣仙急乃言六語
指李逢吉崔羣王涯輩論奏之人王母不得已四語謂憲
宗不悅諸人之奏乃先用權知諫議大夫也方朔不懲創
至正晝溺殿衙四語即論奏所云污賢者位也此皆一時

事迹之明著者也至於中間瞻相北斗柄兩手自相接乃誅心之論謂時雖未有其事而心目中則瞻相國柄也傳又云十三年正月充淄青宣慰使至東都暴病卒故結句云一旦不辭訣攝身凌蒼霞正謂其暴死也顧注有以結語不似諷刺至疑通篇非譏弄權者獨不見謝自然詩寫其死者亦曰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烟豈亦予之詞耶

元日酬蔡州馬十二尚書去年蔡州元日見寄之作

云馬十二總也元和十三年元日有詩寄公次年

元日公以此詩酬之按以下諸詩元和十四年作是年正月貶潮州至十月量移袁州

元日新詩已去年蔡州遙寄荷相憐今朝縱有誰人領自是

三峰不敢眠

三峰

方云華嶽有三峰唐人守華者皆謂之三峰守蓋公西歸經從之路馬詩必有所序述今不可得而詳也

朱子曰今按此詩并題皆不言經由華州所作方說既無所据又三峰不敢眠亦無文理今當闕之以俟知者舊唐

書馬總傳吳元濟誅度留總蔡州知彰義軍留後尋檢校工部尚書蔡州刺史充淮西節度使總以申光蔡等州久陷賊寇人不知法威刑勸導咸令率化十三年轉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使改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則去年在蔡而今年已在華矣蔡乃宿叛之邦代領者不知為誰總憂國奉公或不敢安眠也亦以答其相憐之意未知是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史記周昌傳吾極知其左遷索隱曰韋昭以為左猶下也

地道尊右右貴左賤故謂貶秩為左遷新唐書韓愈傳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寺王公士人奔走膜頌至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極諫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許悟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雖戚里諸貴亦為愈言乃貶潮州刺史地理志京兆府藍田縣有藍田關宰相世系表湘老成子登長慶三年第大理丞

云湘字

北渚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一作陽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

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

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潮州

新唐書地理志潮州潮陽郡屬嶺南道

八千

按潮州之去長安其里道新書未言舊書地理志今

本缺文大抵新書承之耳殘年

列子湯問篇殘年餘力按公是年五十二矣

秦嶺

班固西都賦踰秦嶺

賦北阜善曰收骨

左傳余收爾骨焉

云青瑣高議湘字清夫公姪也落魄不羈公勉之學乃

笑作詩有能開頃刻花之句公曰汝能奪造化乎湘遂取

土覆盆良久曰花已發矣舉盆乃碧花二朶葉間有小金

字乃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未

曉詩意湘曰事久可驗公後貶潮陽途有一人冒雪而來

乃湘也湘曰公憶花上句乎乃今日事也公詢地名即藍

關再三嗟歎曰吾為汝成此詩云酉陽雜俎亦載其事

妙知天工意亦若指此事豈湘果有出世之學耶愚謂此等紀載皆歐公所謂人好為新奇可喜之論而不知其幻妄可鄙或以其註為朱子門人所作尤為誣調可恨詩語有事實當攷者又皆昧昧無言愚按公作女挈壙銘云愈黜之潮州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此詩喜湘遠來蓋其時倉卒家室不及從而後乃追及公尚未知故以將來歸骨委之於湘蓋年已逾艾身入瘴鄉九死一生不覺預計此時事當攷者也

武關西逢配流吐蕃

史記秦始皇本紀上自南郡由武關歸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

南陽楚世家秦昭王遣楚昭王書曰寡人與楚接壤壤界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新唐書地理志商州上洛郡貞元七年刺史李西華自藍田至內鄉新道七百餘里迴山取塗人不病涉謂之偏路行旅便之商洛縣東有武關屬關內道又吐蕃傳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

嗟爾戎人莫慘然湖南地近保生全我今罪重無歸望直去

長安路八千

路傍堠

曹植詩周流二六堠閒置十二亭正史韋孝寬傳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頽毀每

須修之孝寬勅部內當堠處植槐樹代之

堆堆路傍堠一雙復一隻迎我出秦關送我入楚澤千以高山遮萬以遠水隔吾君勤聽治照與日月敵臣愚幸可哀臣罪庶可釋何當迎送歸緣路高歷歷

堠雙隻

舊注說文堠封土為臺以記里也十里雙堠五里隻堠按今說文無此字 日月 記經解天子者

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

可哀可釋

按潮州上表云臣以狂妄戇愚不識

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怒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為刺史蓋謝恩也此時方之潮州乃望恩或免也

食曲河驛

云驛在商鄧之間公之潮州自藍田關入商陵將過鄧州而作

晨及曲河驛
悽然自傷情
羣鳥巢庭樹
乳雀飛簷楹
而我抱重罪
子子萬里程
親戚頓乖角
圖史棄縱橫
下負明義重
上孤朝命榮
殺身諒無補
何用答生成

子子

詩子子千旌

明義

杜甫詩於公負明義

次鄧州界

新唐書地理志鄧州南陽郡屬山南東道

潮陽南去倍長沙
戀闕那堪又憶家
心訝愁來惟貯火
眼知別後自添花
商顏暮雪逢人少
鄧鄙春泥見驛賒
早晚王師收海嶽
普將雷雨發萌芽

心火眼花

莊子外物篇心若懸於天地之間慰替沈疇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張華詩三雅來何

遲耳熱眼中花按莊子我其內熱歟是心訝愁來惟貯火也公於貞元十八年閒與崔羣書已云目視昏花至此又十七年矣宜其更添花也商顏漢書溝洫志引洛水至商顏下應劭曰商顏山名鄧鄙左傳鄧鄙人收海嶽按新唐書憲宗紀十四年正月田宏正及李師道戰于陽穀敗之二月戊午師道伏誅蓋望其獻俘而雷雨易解卦象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頌赦也果草木皆甲圻解之時大矣哉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過南陽

南陽郭門外桑下麥青青行子去未已春鳩鳴不停秦商邈

既遠湖海浩將經孰忍生以感一作感吾其寄餘齡

麥青青後漢書五行志小麥青青大麥枯

題楚昭王廟史記楚世家楚平王卒乃立太子珍是為昭王立二十七年卒公外集記宜城

驛云此驛置在古宜城內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有靈異井東北數十步有楚昭王廟有舊時高木萬株歷代莫敢剪伐尤多古松大竹舊廟屋極宏盛今惟草屋一區然問左側人尚云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廟後小城蓋王居也其內處偏高廣員八九十畝號殿城當是王朝內之所也元和十四年一月二十日題新唐書地理志襄州襄陽郡宜城屬山南東道

邱墳滿目衣冠盡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

茅屋祭昭王

邱墳

班昭東征賦濂氏在城之東南今民亦尚其邱墳

衣冠

水經注宜城縣有大山山下有廟漢末多

士朱軒華蓋同會於廟下刺史行部見之號為冠蓋里

城闕

陸機歎逝賦愆城闕之邱荒

舊德

易訟

卦六三食舊德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瀧吏

說文瀧雨瀧瀧貌力公切廣韻瀧呂江切南人名瀧亦州名又音雙水名按音義皆宜從廣韻

南行逾六旬始下昌樂

一作樂昌

瀧險惡不可狀船石相舂撞往

問瀧頭吏潮州尚幾里行當何時到土風復何似瀧吏垂手

笑官何問之愚譬官居京邑何由知東吳東吳遊宦鄉官知

自有由潮州底處所有罪乃竄流儂幸無負犯何由到而知

官今行自到那遽妄問為不虞卒

音猝

見困汗出愧且駭吏曰

聊戲官儂嘗使往罷嶺南大抵同官去道苦遼下此三千里

有州始名潮惡溪瘴毒聚雷電常洶洶

音凶

鱷魚大於船牙眼

怖殺儂州南數十里有海無天地颶風有時作掀簸真差

音詭

事聖人於天下於物無不容比聞此州囚亦有生還儂官無

嫌此州固罪人所徙官當明時來事不待說委官不自謹慎

宜即引分往胡為此水邊神色久懍他朗切慌胡晃切旣音岡大餅

嬰小所任自有宜官何不自量滿溢以取斯工農雖小人事

業各有守不知官在朝有益國家不同與否得無虱一作風非其間

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其躬巧姦敗羣倫叩頭謝吏言始慙今

更羞歷官二十餘國恩並未酬凡吏之所訶嗟實頗有之不

即金木誅敢不識恩私潮州雖云遠雖惡不可過於身實已

多敢不持自賀

昌樂瀧方云歐公嘗以劉仲章言考歸舊本蔣穎叔云李君謂樂昌五里有昌山有樂石瀧在縣上五里朱

子曰按歐公縣名樂昌瀧名昌樂也新唐書地理志韶州樂昌縣屬嶺南道水經注漆水出桐柏山亂流逕臨武縣

西謂之武溪水出郴縣黃冷山西南流又南入曲江縣界崖壁峻阻巖嶺干天交柯雲蔚霾天晦景謂之瀧中懸湍

迴注崩岸震山名之瀧水
瀧水又南出峽謂之瀧口
土風左傳樂操土風不忘舊也
垂手笑東坡云

詩瀧吏無言只官按南史六朝
底按底何也古樂府子夜歌郎喚儂底為又歡聞

變歌底為守空池懊儂歌約誓底言者西烏夜飛持底喚
歡來唐詩家多用底事猶云何事也蓋俗謂何等為甚底

而吳音急速故轉語如此此儂王云吳人稱我曰儂按儂
詩如儂字罷字皆吳語也字不止稱我如子夜歌郎

來就儂嬉負儂非一事許儂紅粉粧皆所謂我儂也如尋
陽樂雞亭故儂去九里新儂還讀曲歌冥就他儂宿皆所

謂渠儂也此詩儂幸無負犯儂嘗使往惡溪公祭鱷魚文
罷皆自稱也亦有生還儂則指他人也以羊一豬一

投惡溪之潭水洶洶屈原九章聽鱷魚
魚博物志南海有鱷魚狀似鼉斬其頭

以與鱷魚食而乾之去齒而更生如此者三乃止南史扶南國傳鱷魚
大者長三丈餘狀似鼉有四足喙長六七尺兩邊有齒利

如刀劔常食魚遇得麀鹿及人亦噉之蒼梧以南及外國
皆有之朱居靖秀水閑居錄鱷魚之狀龍吻虎爪蟹目鼉

鱗尾長數尺末大如箕芒刺成鈎仍有膠黏多於有海潮州
水濱潛伏人畜近以尾擊取蓋猶象之任鼻也

謝上表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

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

颶風鱷魚患病不測州南近界颶風南越志颶風具四方

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之風也嘗以五六月

與未至時雞王云差事怪也不待說委按言當明時竄逐而

犬為之不鳴怪也不待說委來則必當其罪矣故

不待詳說而後劉向九歌心愴周禮考工記

知其委曲也愴慌慌而不我與今瓶瓶翼瓶人為盥豆

方言靈桂之郊謂之瓶其小者謂之瓶其中者謂之瓶或謂之甕甕其通語也缶謂之甕甕其小者謂之甕滿

溢孝經滿而不溢方云商君二十六篇大抵以仁義禮樂為風官曰六風成俗兵

必大敗西溪叢語韓退之瀧吏詩云不知官在朝有益國

家不得無風其閒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其躬巧姦敗羣倫

古本風作虱字或引阮嗣宗虱處禪中為解非也按秦公

孫鞅書斬令篇云國以功授官子爵則治省言寡國以六

蝨授官子爵則治煩言生六蝨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

孝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

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十二者成羣此謂君之治不勝其

臣官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蝨勝其政也砥信杜牧

之云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為強曰彼仁義
蝨官也可以置之此昌黎之意也按六蝨之說商子凡屢
見其所指不一大約以仁義為害政也詩曰仁義
飾其躬借瀧吏之言以自責而亦隱以自寓云 二十餘
按公行狀及本傳自貞元十二年受董晉辟得試秘書省
校書郎為觀察推官又為張建封節度推官試協律郎選
四門博士拜監察御史貶陽山令遷江陵府法曹參軍入
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改真博士改都官員外郎守
東都省授河南縣令行尚書職方員外郎復為國子博士
改比部郎中考功郎中史館修撰知制誥遷中書舍人降
為太子右庶子以裴度請兼御史中丞為行軍司馬遷刑
部侍郎貶潮州刺史凡歷官二十餘而自貞元十二年至
此亦二十 金木 莊子列禦寇篇為
四年矣 外刑者金與木也

題臨瀧寺

云臨瀧韶州縣名唐武
德四年置貞觀八年省

不覺離家已五千仍將衰病入瀧船潮陽未到吾能說海氣

昏昏水拍天

五千

按樂昌瀧在韶州舊唐書地理志嶺南道韶州至京師四千九百三十二里云漢高帝紀提三尺取天

下及韓安國傳本無劍字古固有如此造語者公言離家已五千則知其為里也或以歌後謂之則非

題秀禪師房

按此詩無可考李漢舊編在赴潮諸詩閒疑或一時所作姑附於臨瀧寺之後

或曰竹牀莞席似是夏景且時方遷謫何暇垂釣耶不知南方氣暖竹牀莞席因其常御釣亦或偶不足

致疑

橋夾水松行百步竹牀莞席到僧家暫拳一手支頭

一作頤

還把漁竿下釣沙

水松

左思吳都賦草則石帆水松南方草木狀水松葉如檜而細長出南海土產衆香而此木不大香故彼人

無佩服者嶺北人極愛之然其香殊勝在南方時按水松左思以為草稊含以為木大抵是兩而要皆南方物也亦

可以見是詩為在南之作矣

竹牀

按南方多竹可以為牀

過始興江口感懷

水經注大庾嶠水亦名東江入口始興水重嶺衿瀧湍奔相屢西逕

始興縣南又西入曲江縣又與利水合水出縣之韶石北山南注東江東江又西注於北江自此有始興大江之名云韶州唐初稱始興郡江即曲江也大歷十二年公兄起居舍人韓會以罪貶韶州公隨會而遷時年十歲至是貶潮州道過始興故感懷而作

憶作兒童隨伯氏南來今只一身存目前百口還相逐舊事

無人可共論

作兒童

水經注其鄉中父老作兒童時已聞其長舊傳此

百口

按百口甚言其多大抵此時家室已

追及同行矣然如鄭嫂十二郎及乳母等皆已前死俯仰今昔四十餘年當時舊人想無在者而復以遷謫來經於此其為感愴何可勝言也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十